

第二册

金粉世界

755

蓮文第六站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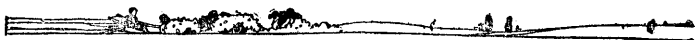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36 2136B



回 五 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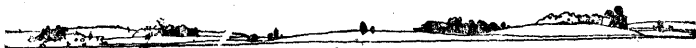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回 春服爲親籌來供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歸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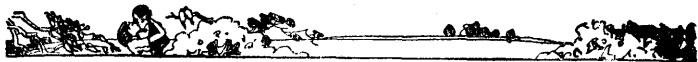
宋潤卿拜訪了燕西，這就猶如白絲上，加了一道金黃的顏色一般，非常的好看，由外面一路拍手笑着進來道：果然我的眼力不錯，這位金七爺真是一個少年老成的人，和我一說氣味非常的相投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是朋友了。有了這樣一個朋友，這事是不成問題。說着擺了幾擺頭。冷太太一見，便說道：二哥到人家那裏去，還是初次，何以坐這久？宋潤卿道：我何嘗不知道呢？無奈他一再相留，我只得多坐一會兒。說着，一擺頭道：他要跟着我學詩呢。我要收了這樣一個門生，我死也閉眼睛。除了他父親不說，他大哥是在外交機關，他二哥在鹽務機關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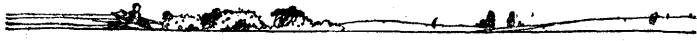
他三哥在交通機關，誰也是一條好出路。他在那個機關，我還沒有問，大概也總是好地方。他也實在和氣，一點少爺脾氣沒有，是個望大路上走的青年。冷太太見他哥哥這樣歡喜，也不攔阻他。到了次日上午，那邊聽差就在牆缺口處打聽，舅老爺在家沒有？我們七爺要過來拜訪。宋潤卿正在開大門，要去上衙門。聽到這樣一說，連忙退回院子來。自己答應道：不敢當，沒有出去呢。說着，便吩咐韓觀久，快些收拾那個小客房，又吩咐韓媽燒開水買烟捲。自己便先坐在客房裏去，等候客進來。燕西却不像他那樣多禮，逕直就從牆口跨過來，走到院子裏，先咳嗽一聲。宋潤卿伸頭一望，早走到院子裏，對他深深一揖，算是恭迎。燕西笑道：我可不恭敬得很，是越牆過來的。宋潤卿也笑道：要這樣才不拘形跡。當時由他引着燕西到客廳裏去，極力的週旋了一陣，後來





第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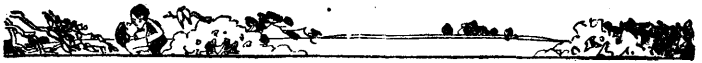
談到作詩，又引燕西到書房裏去，把家中藏的那些詩集，一部一部的搬了出來，讓燕西過目。燕西只和他鬼混了一陣，就回去了。到了次日上午，燕西忽然送了一棹酒席過來。叫聽差過來說：本來要請宋先生冷太太到那邊去，才恭敬的。不過新搬過來，盡是些粗手粗腳的聽差，不會招待。所以把這棹席送過來，恕不能奉陪了。宋潤卿連忙一檢查酒席，正是一桌上等的魚翅全席。今年翻過年來，雖然吃過兩回酒席。一次參與人家喪事，一次又是素酒，那裏有這樣豐盛，再一看酒席之外，還帶着兩瓶酒，一瓶是三星白蘭地，一瓶是葡萄酒，正合脾胃。一見之下，不免垂涎三尺。當時就對冷太太道：大妹，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？這是他備的拜師酒呢。冷太太覺得他這話也對，便道：人家既然這樣恭敬我們，二哥應該教人極力做詩才是。宋潤卿道：那自然，我還打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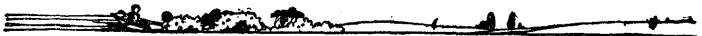
算把他詩做好了，見一見他父親呢。清秋在一邊聽了，心裏却是好笑，心想我們二舅舅算什麼詩人？那個姓金的真也有眼無珠，這樣敬重他。宋潤卿却高興了不得，以為燕西是崇拜他的學問，所以這樣的極力來聯絡，索興坦然受之。倒是冷太太想着，兩次受人家的重禮，心裏有些過不去。一時要回禮，又不知道要回什麼好。後來忽然想到，有些人送人家的搬家禮，多半是陳設品，像字畫古玩，都可以送的，家裏倒還有四方繡的花鳥，因為看着還好，沒有捨得賣，何不就把這個送他。不過頃刻之間，又配不齊玻璃框子，不大像樣。若待配到玻璃框子來，今天怕過去了。躊躇了一會子，決定就叫韓媽把這東西送去，就說是自家繡的，請金七爺胡亂補壁罷。主意決定，便把這話告訴韓媽。尋出一塊花布包袱，將這四方繡花包好，叫韓媽送去了。那邊的聽差，聽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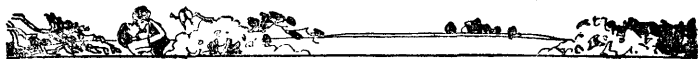
回 五 第

送東西來了，連忙就送到燕西屋子裏去。這時屋子都已收拾得清清楚楚，燕西架着腳躺在沙發椅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正在想心事。聽說冷家派個老媽子送着東西來了，馬上站起來打開包袱一看，却是四幅湘繡。這一見，心裏先有三分歡喜。便對聽差道：你把那個老媽子叫來，我有話和他說。聽差將韓媽叫進來，他見過燕西一面，自然認得，便和燕西請了一個安。燕西道：冷太太實在太多禮了，這是很貴重的東西呢。韓媽人又老實，不會說話。他便照實說道：這不算什麼，是我們小姐自己繡的。您別嫌他糙就得了。燕西聽說是冷清秋的作品，更是喜出望外，馬上就叫金榮過來，賞了韓媽四塊現洋錢。這些做傭工的婦女，最是見不得人家賞小錢，一見了就要眉開眼笑。你若是賞他鈔票，他還不過是快活而已，惟其是見了現洋錢，他以為是實實在在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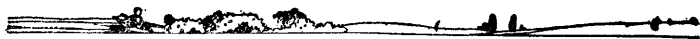
銀子，直由心眼裏笑出來，一直笑到面上。如今韓媽辦了一點小事，就接着雪白一把四塊錢，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情。這一快活，朝代都忘了，連忙爬在地下，給燕西磕了一個頭。起來之後，又接上請了一個安。燕西道：你回去給我謝謝太太小姐，我過一兩天再來面謝。韓媽道：糙活兒，您別謝了。燕西道：這是我的意思，你務必給我說到。韓媽道：我一定說到的。於是歡天喜地的回去了。燕西將那四方湘繡看了又看，覺得實在好。心想我家裏那些人，會綉花的倒有，但是從春一直數到冬，誰是願意拿針的？二嫂程慧廠滿口是講着女子生活獨立。我看他衣服脫了一個紐絆，還要老媽子縫上。佩芳嚷着要綉花賽會，半年了，還不會動針。冷家小姐，家裏便隨時拿得出來，我們家裏人，誰趕得上他？他越想越高興，便只望順意一方去想。莫不是冷家小姐已經知道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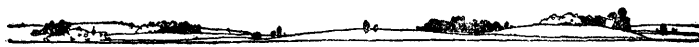
回 五 第

我的意思？不然的話，爲什麼送我這種自己所繡的東西。馬上就把紙剪了一個樣子，吩咐張順去配鏡框子。又吩咐汽車夫開車上成美綢緞莊。這綢緞莊原是和金家做來往的，他們家裏人，十成認得六七成，燕西一進門，早有三四個夥友，滿臉推下笑容來道：七爺來了。怎樣白小姐沒來？於是簇擁着上樓。有兩個老做金家買賣的夥友，知道燕西喜歡熱鬧的，把那大紅大綠的綢料，儘管搬來讓燕西看。燕西道：你們爲什麼老拿這樣華麗的料子出來？我要素淨一些的。夥計聽了說道：是現在素淨的衣服也時興。於是又搬了許多素淨的衣料，擺在燕西面前。燕西將藕色印度綢的衣料，挑了一件，天青色錦雲葛的衣料挑了一件，藏青的花綾，輕灰的春縐又各挑了一件。想了一想又把絳色和葱綠的也挑了兩件。夥友問道：這都是做單女衣的了。現在素淨衣





服很時興，釘繡花邊，七爺要不要？燕西道：繡花瓣，罷了，你們那種東西，怎樣能見人？夥友還不知其所以然，笑着說道：給七爺看，很好的。燕西道：不用看了。老實說，給你們那種東西，給人家看，準要笑破人家肚子呢。綢緞店裏夥友，無故碰了一個釘子，也不說什麼好，只得含着笑說：是是。燕西也沒問一齊多少錢，只吩咐把賬記在自己名下，便坐了汽車回家。金榮見他買了許多綢緞回來，心裏早就猜着了八成。搭趟着將綢料由桌子上要望衣櫥裏放，便問是叫杭州的老祥，還是叫蘇州的阿吉來裁。燕西道：不用，我送人。金榮道：七爺買這樣許多好綢料，一定是送那家的小姐。就這樣左一包右一包的送到人家去，太不像樣子。燕西道：是呀。你看怎樣送呢？金榮道：我想，把這些包的紙全不，將料子疊齊，放在一個玻璃匣子裏送去，又恭敬，又漂亮，那是多們好？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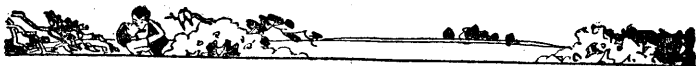
西道：這些綢料，要一個很大的匣子裝，那裏找這個玻璃匣子去？金榮道：七爺忘了嗎？上個月，三姨太太做了兩個雕花檀香木的玻璃匣子，是金榮拿回來的。當時七爺還問是做什麼用的呢。我們何不借來用一用？燕西道：那個怕借不動。他放在梳頭屋子裏，裝化妝品用的呢。金榮道：七爺若開一個字條去，我想準成。燕西道：他若問起來呢？金榮笑道：自然撒一個謊，說是要拿來做樣子，照樣做一個，難道說是送禮不成？燕西道：好，且試一試。便開了一張字條給金榮。那字條是：

翠姨：前天所託買的東西，一時忘了沒有辦到，抱歉得很。因為這兩天，辦詩社辦得很有趣，明天才回來呢。貴處那兩個玻璃匣子，我要借着用一用，請交金榮帶來。

阿七手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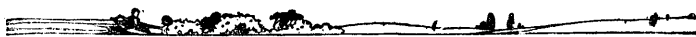
燕西又對金榮道：你要快去快回，就開我的汽車去罷。不然，又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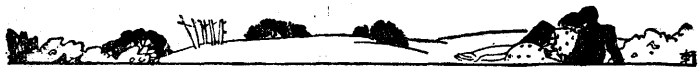
金榮答應一聲，馬上開了燕西的汽車，便回公館來。找着翠姨使喚的胡媽，叫他將字條遞進去。這胡媽是蘇州人，只有二十多歲年紀，不過面孔黑一點，一雙水眼睛，一口糯米牙齒，卻是最風騷的。金家這些聽差，當面叫他胡家裏，背後叫他騷大姐，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和他玩的。就是他罵起來，人家說他蘇州話罵得好聽，還樂意他罵呢。胡媽接了字條問道：好幾天沒有看見你們，上那兒去了？金榮笑道：我不能告訴你。胡媽道：反正不是好地方。若是好地方，爲什麼不能告訴人？金榮笑道：自然不是好地方呀。但是我和你非親非故，干涉不了我的私事。真是你願意干涉的話，我倒真願你來管呢。說話時，傍邊一個聽差李德祿，正拿着一把勺子，在走廊下鸚鵡架邊，向食罐子裏上水。他聽說，便道：金大哥，你兩人是單鞭換兩鐮，半斤對八兩，要不，我喝你倆一碗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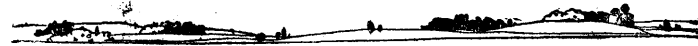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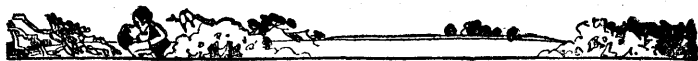
瓜湯。胡媽道：你瞎嚼蛆，說些什麼？什麼叫喝冬瓜湯？李德祿道：喝冬瓜湯也不知道。這是北京一句土話，恭維和事老的。要是打架打得厲害，要請和事老講理，那就是請人喝冬瓜湯了。胡媽道：那末，我和他總有請你喝冬瓜湯的一天。金榮早禁不住笑，李德祿却做一個鬼臉，又把一隻左眼夾了一夾。他們在這裏和胡媽開玩笑。後面有個老些的聽差，說道：別挨罵了。這話老提着，叫上面聽見，他說你們欺侮外省人。胡媽看他們的樣子，知道喝冬瓜湯，不會是好話。便問老聽差道：他們怎樣罵我？金榮笑道：德祿他要和你作媒呢。胡媽聽說，搶了李德祿手上的勺子，一看裏面還有半勺水，便對金榮身上潑來。金榮一閃，潑了那聽差一身。胡媽叫了一聲哎呀，丟了勺子，就跑進去了。他到翠姨房裏，將那張字紙送上。翠姨一看，說道：你叫金榮進來，我有話問他。胡媽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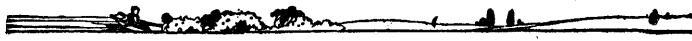
金榮叫來了，他便站在走廊下玻璃窗子外邊。翠姨問：七爺現在外面做些什麼？怎樣兩天也不回來。金榮道：是和一班朋友立什麼詩社，翠姨道：都是些什麼人？答：都是七爺的舊同學。問：光是做詩嗎？還有別的事沒有？答：沒有別的事。翠姨拿着字條，出了一會神，又問借玻璃匣子做什麼？答：是要照樣子打一個。問：打玻璃匣子裝什麼東西？這一問，金榮可沒有預備，隨口答道：也許是裝紙筆墨硯。翠姨道：怎麼也許是裝紙筆墨硯，你又瞎說。大概是做這個東西送人吧？翠姨原是胡猜一句，不料金榮聽了，臉色就變起來。却勉強笑道：那有送人家這樣兩個匣子的呢？翠姨道：拿是讓你拿去，不過明後天就要送還我，這是我等着用的東西呢。說着，便叫胡媽將玻璃匣子騰出來，讓金榮拿了去。金榮慢慢的走出屏門，趕忙捧了玻璃匣子上汽車，一陣風似的，就到了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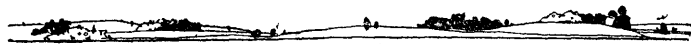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回

子胡同。燕西見他將玻璃匣借來了，很是歡喜，馬上將那些綢料打開，一疊一疊的放在玻璃匣子裏。放好了，就叫金榮送到隔壁去。金榮道：現在天快黑了，這個時候不好送去。燕西道：又不是十里八里，爲什麼不能送去？金榮道：不是那樣說，送禮那有個晚上送去的。不如明天一早送去罷。燕西一想，晚上送去，似乎不很大方。而且他們家裏又沒有電燈，這些鮮艷的顏色，他們不能一見就歡喜，也要減少許多趣味。但是要明日送去，非遲到三點鐘以後不可。因爲要一送去，讓那人看了歡喜，三點鐘以前，那人又不在家，躊躇了一會子，覺得還是明天送去的好，只得擱下。到了次日一吃過早飯，就叫張順去打聽，隔壁冷小姐上學去了沒有。去了幾時回來。張順領了這樣一個差事，十分爲難，心想無緣無故，打聽人家小姐的行動，我這不是找嘴巴挨。但是燕西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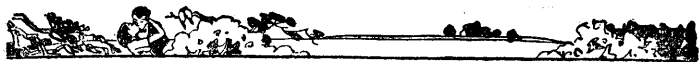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脾氣，要你做一樁事，是不許你沒有結果回來的。只好靜站在那牆的缺口處，等候機會，偏是等人易久，半天也不見隔牆一個出來，又不能直走過去問，急的了不得。他心想老等也不是辦法，只得回裏面去，撒了一個謊，說是上學去了，四點鐘才能回來。燕西那裏等得，便假裝過去拜訪宋潤卿，當面要去問，一走到那牆的缺口處，人家已將破門，抵上大半截了，又掃興而回。好容易等到下午四點，再耐不住了，就叫金榮把東西送過去。其實冷清秋上午早回來了。這時和他母親檢着禮物，見那些綢料，光豔奪目，說道：怎麼又送我們這種重禮？韓媽在旁邊，看一樣，贊一樣。說道：這不是因為我們昨天送了四幅繡花去，這又回我們的禮嗎？冷太太道：我們就是回他的禮。這樣一來，送來送去，到何時為止呢？冷清秋道：那末，我們就不要收他的罷。冷太太道：你不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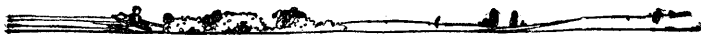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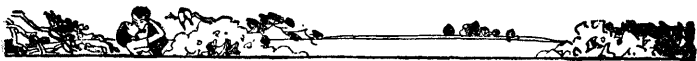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回

看見人家穿了一件藕色的旗袍，說是十分好看嗎？我想就留下這件料子，給你做一件長衫罷，要說和你買這個，我是沒有那些閑錢。現在有現成在這裏，把他退回人家，你心裏又要暗念幾天了。韓媽拿一柄尺來，讓我量量看，到底夠也不夠？及至找來尺一量，正夠一件袍料。清秋拿着綢料，懸在胸面前比了一比。他自己還沒有說話，韓媽又是贊不絕口，說道：真好看，真漂亮。清秋笑道：下個月有同學結婚，我就把這個做一件衣服去吃喜酒罷。冷太太道：既是賀人家結婚，藕色的未免素淨些，那就留下這一件葱綠的罷。清秋笑道：最好是兩樣都留下。我想我們受下兩樣，也不爲多。冷太太道：我也想留下一件呢。你留下了兩件，我就不好留了。清秋道：媽要留一件，索興留一件罷。我們留一半，退回一半罷。冷太太道：那也好，但是我留下那一件呢。商量了一會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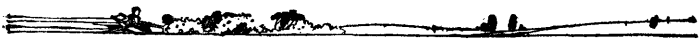


竟是件件都好。冷太太笑道：這樣說，我們全收下，不必退還人家了。清秋道：我們爲什麼受人家這樣的全分重禮？當然還是退回的好。結果，包了兩塊錢力錢，留下藕色葱綠綢子兩樣。誰知韓媽將東西拿出來時，送來的人早走了。便叫韓觀久繞個大灣子，由大門口送去。去了一會兒，東西拿回來了，錢也沒受。他們那邊的聽差說，七爺吩咐下來了，不許受賞錢是不敢受的。冷太太道：清秋，你看怎麼樣？他一定要送我們，我們就收下罷。清秋正愛上了這些綢料，巴不得一齊收下。不過因爲覺得不便受人家的重禮，所以主張退回一半。現在母親說收下，當然贊成。笑道：收下是收下，我們怎樣回人家的禮呢？冷太太道：那也只好再說罷。於是清秋把綢料一樣一樣的拿進衣櫥子裏去，只剩兩個玻璃空匣子。清秋道：媽，你聞聞看，這匣子多們香？冷太太笑道：可不是。



第五回

大概是盛過香料東西送人的。你聞聞那些料子，也沾上些了香味呢。有錢的人家，出來的東西，無論什麼也是講究的。這個匣子，多們精緻？清秋笑道：我看金少爺，也就有些姑娘派。只看他用的這個匣子，那裏像男子漢用的哩。他們正說時，宋潤卿來了。他道：哎呀！又受人家這樣重的禮，那裏使得？無論如何，我們要回人家一些禮物。冷太太道：回人家什麼呢？我是想不起來。宋潤卿道：當然也要值錢的。回頭我在書箱裏找出兩部詩集送了去罷。冷太太道：也除非如此，我們家裏的東西，除了這個，那有人家看得上眼的哩？到了次日，宋潤卿檢了一部長慶集，一部隨園全集，放在玻璃匣子裏送了過去。宋潤卿的意思，這是兩部很好的版子；而且曾經他大哥工楷細註過的，真是不惜金針度人，不但送禮而已。誰知燕西看也沒看，就叫聽差放在書架子上去了。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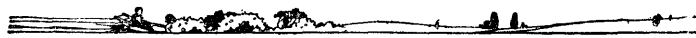


心裏想着，綢料是送去了，知道他那一天穿。那一天我能看見他穿？倘若他一時不作衣服呢，怎樣辦呢。自己呆着想了一想，拍了一拍手，笑起來道：有了，有了，我有主意了。立刻叫金榮打一個電話到大舞台去，叫他們送兩張頭等包廂票來，這兩個包廂，是要相連在一處的。不連在一處，就不要。一會兒，大舞台帳房，將包廂票送來了。燕西一看，果然是相連的，很是歡喜。到了次日，便借着來和宋潤卿談詩。說是人家送的一張包廂票，我一個人也不能去看，轉送給裏面冷太太罷。這戲是難得有的，倒可以請去看看。宋潤卿接過包廂票一看，正是報上早已喧傳的一個好戲，連忙拿着包廂票，進去告訴冷太太去了。那冷太太聽說金家少爺來了，看在人家迭次客氣起見，便用四個碟子，盛了四碟乾點心出來。燕西道：這樣客氣，以後我就不好常來了。我們一牆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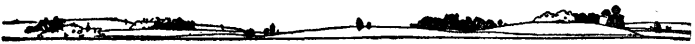
回 五 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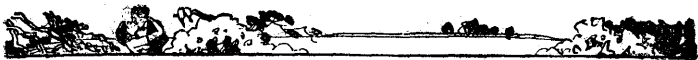
隔，常來常往，何必費這些事？這是你這邊把牆堵死了，要不然，我們還可以同一個門進出呢。那個管房子的王得勝，性情非常怠慢，我早就說，趕快把這牆修起來。他偏是一天挨一天，挨到現在。宋潤卿道：不要緊，彼此相處很好，還分什麼嫌疑嗎？依我說，最好是開一扇門，彼此好常常敘談，免得繞一個大灣子。燕西道：好極了！就是那樣辦罷，我就能多多領教了。這是第一日說的話，到了第二日，王得勝就帶着泥瓦匠來修理牆門，那扇門由那裏對這邊開，正像是這裏一所內院一般。開了門以後，燕西時常的就請宋潤卿過去吃便飯，吃的玩的，又不時的往這邊送。冷太太見燕西這樣客氣，又彬彬多禮，很是過意不去。有時燕西到這邊來，偶然相遇，也談兩句話，就熟識許多了。時光容易，一轉身就是三天，到看戲的日子只一天了。清秋早幾天，已經把那藕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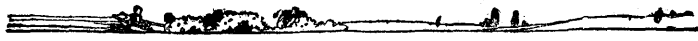
的綢料，限着裁縫趕做，早一天，就做起來了，到了這天晚上，燕西又對宋潤卿說，不必雇車，可以叫他的汽車，送去送來。宋潤卿還沒有得冷太太同意，先就滿口答應了。進去對冷太太道：我們今天真要大大舒服一天了，金燕西又把汽車借給我們坐了。韓媽笑道：我還沒坐過汽車呢。今天我要賞賞新了。清秋道：坐汽車倒不算什麼。不過半夜裏回來，省得雇車，要方便許多。冷太太原不想坐人家的車，現在見他們一致贊成，自己也就不執異議，吃過晚飯，燕西的汽車，早已停在門口。坐上汽車，不消片刻，到了大舞台門口。燕西更是招待週到，早派金榮在門口等候。一見他們到了，便引着到樓上包廂裏來，那欄杆護手板上，乾濕果碟，烟捲茶杯，簡直放滿了。那戲園子裏的茶房，以爲是金家的人，也是加倍恭維。約摸看了一齣戲，燕西也來了，坐在緊隔壁包廂裏。





回 五 第

冷太太宋潤卿看見，也忙打招呼。燕西却滿面春風的，和這邊人一點點頭，清秋以爲人家處處客氣，不能漠然置之，也起身點了一點頭。燕西見清秋和他行禮，這一樂真出乎意外。眼睛雖然是對着戲台上，戲台上，是紅臉出，或者是白臉出，他却一概沒有理會。冷太太和清秋，都不很懂戲，便時時去問宋潤卿。這位宋先生，又是一年不上三回戲園子的人，他雖然知道戲台上所演的故事，戲子唱些什麼，他也是說不上來。後來台上在演玉堂春，那小旦唱着咿咿啞啞，簡直莫名其妙。這齣戲的情節是知道的，可惜不知道唱些什麼。燕西禁不住了，當台上還未唱之先，燕西就把戲詞先告訴宋潤卿，作一個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的樣子。冷太太母女，先懂了戲詞，再一聽台上小旦所唱的，果然十分有味，直待一齣戲唱完了，方才作聲。因爲這一齣戲聽得有味了，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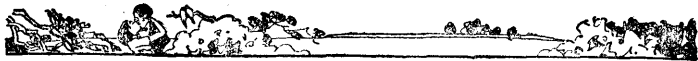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來連戲台上種種的舉動，也不免問宋潤卿，問宋潤卿，就是表示問燕西，所以燕西有問必答。後來戲台上演借東風，見一個人拿着一面黑布旗子，招展穿台而過。清秋道：舅舅！這是什麼意思？宋潤卿道：這是一個傳號的兵。清秋道：不是的吧？那人頭上戴了一撮黃毛，好像是個妖怪。宋潤卿笑道：不要說外行話了，三國演義裏面，那來的妖怪？燕西見他二人全說的不對，不覺對宋潤卿笑了一笑，說道：不是妖怪，和妖怪也差不多呢。宋潤卿道：怎麼和妖怪差不多？當然不是神仙，是鬼嗎？燕西道：不是神仙，也不是鬼。他是代表一陣風括了過去。一定要說是個什麼，那却沒法指出，舊戲就是這一點子神秘。清秋聽了，也不覺笑起來。燕西見他一笑，越發高興，信口開河，便批戲批評了一頓。這時他兩人雖沒有直接說話，有意無意之間，已不免偶然搭上一二句。等戲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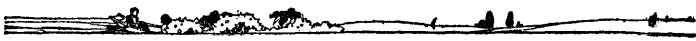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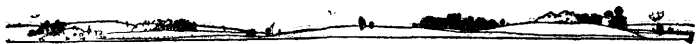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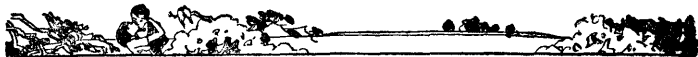
將唱到吃緊處，燕西便要走。宋潤卿道：「正是這一齣好看，爲什麼却要走。」燕西道：「我想先坐了車子走，回頭好來接你們。」宋潤卿道：「何必呢？我們就坐這車回去好了。你那汽車很大，可以坐得下。」冷太太道：「是的，就一道回去罷，這樣夜深，何必又要車夫多走一趟呢？」燕西道：「那可擠得很。」宋潤卿一望，說道：「一共五個人，也不多。」燕西見他如此說，當真就把戲看完。一會兒上車，清秋和韓媽都坐在倒座兒上。燕西道：「不必客氣，冷小姐請上面坐罷。」清秋道：「這裏是一樣。」燕西不肯上車，一定要他坐在正面，於是清秋冷太太宋潤卿三人一排，韓媽坐在清秋對面，燕西坐在宋潤卿對面。宋潤卿笑道：「燕西兄，大概在汽車上坐倒座兒，今天你還是第一回。」燕西道：「不，也坐過的。」說話時，順手將頂棚上的燈機一按，燈就亮了，清秋有生人坐在當面，未免有點不好意思，低着頭撫





弄手絹。燕西見人家不好意思，也就跟着把頭低了下去。在這個當兒，不覺看到清秋脚上去。見他穿着是雙黑綫襪子，又是一雙絳色綢子的平底鞋，而且還是七成新，心裏不住的替他叫屈。身上穿了這樣一件漂亮的長衫，鞋子和襪子，這樣的湊付，未免美中不足。只這一念之間，又決定和他解決這個問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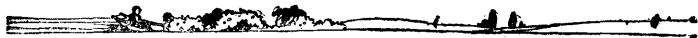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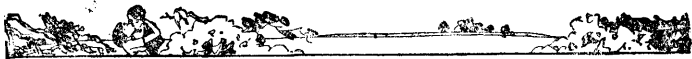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回

第六回 倩影不能描棗花簾底 清歌何處起楊柳樓前

燕西坐在車上，他由清秋的鞋子上，不覺想得糊塗了，只管看。清秋先是自己低了頭，不會知道。及至偶然一抬頭，見燕西的臉，看着自己的鞋子，自己明知鞋子太不高明了，也是把脚相疊着，向裏縮了一縮。燕西這才醒悟。一抬頭，這汽車也停止了，正是圈子胡同燕西屋子的大門口。燕西就請他們下車，請他們穿屋而過。到了裏面，一定留着冷太太吃點心。說道：這已經算到了家裏了，早一點兒回去，遲一點兒回去，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冷太太笑道：花費了金先生許多鈔，這樣夜深，還要吵鬧。燕西道：並不費什麼。我向來是喜歡晚上看書的。廚房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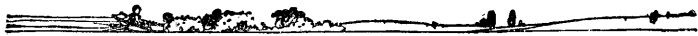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天總給我預備一點麵食。今天也沒有別的，大概是一點湯麵。這個廚子是南京人，到是江南口味，冷太太何不嘗嘗他的手段。宋潤卿聽到說吃麵，先有三分願意，說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們就老實一點罷。清秋對此，却有些不願意，便輕輕的對韓媽道：那就我們先回去罷。燕西道：隨便用點麵，不必客氣，馬上就吩咐廚子送上來，並不耽擱的。冷太太道：那你就也坐下罷。讓韓媽一個人先回去得了。清秋見母親如此說，只得留下。一會兒，廚子送上東西來，擺了一棹子葷素碟子。燕西請冷太太一家三人入了席，親自給他們斟酒。斟到清秋面前，他也站起身來，捧着杯子相接，目光可射在手上，不敢正視。燕西也就恭恭敬敬，現出莊重知禮的樣子。各人只喝了一杯酒，廚子便送上麵來。清秋向來食量不大好，而且又是半夜，不敢多吃，只挑了幾根麵吃，呷了兩口湯。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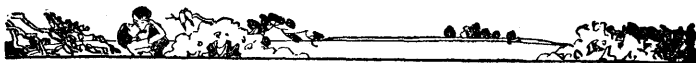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回

西看見，便問道：冷小姐，何以不用，嫌髒嗎？清秋笑了一笑，說道：言重了。向來是量小，請問家母便知道。說着，便坐在一邊，抽閑一看這屋子，一色紫檀雕花的小件木器，非常精巧。不像平常的木器，那樣大而且笨，椅子上鋪着紫色緞子的繡墊。兩邊兩座鏤雲式的紫檀木架，高低上下，左右屈曲，隨着格子，陳設了一些玉石古玩，文件花盆。總而言之，屋子裏一切的東西，都是做古的。就是電燈這樣東西，也用宮燈紗罩，把他籠着。門邊兩個銅刻的高燭台，差不多有一人高。上面用紅玻璃，製成紅燭的樣子，却在裏面，安了百支光的電燈。最亮的是蠟燭頭上，不知道用了一種什麼金屬的東西，做成光燄的樣子，他便輕輕的對冷太太道：媽！你看這一對蠟燭，真好玩。冷太太看了，也是贊不絕口。燕西道：既然說這東西好，我就可以奉送。冷太太笑道：我們家裏那個房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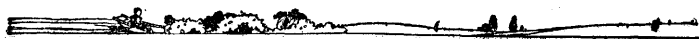


不佩放這東西，況且也沒有電燈。燕西道：現在住家沒有電燈，是不很方便的。而且電燈的消耗費，和煤油燈相差也無幾。宋潤卿笑道：雖然相差無幾，但是那起首一筆裝設費，就不算了嗎？燕西道：宋先生要不要電燈？若是要的話，可以在我這裏牽了線過去，極是省事。宋潤卿見他要送電燈，又是佔便宜的事，雖不好馬上就答應，也不肯推辭，便道：過兩天再說罷。吃完了麵，略坐了一坐，冷太太一行三人，辭了燕西，從他後院回去。燕西這一場歡喜，着實不小。心想既已認識，又曾說話，更又同席，從此一步一步做去，前途便不可思議了。回頭又想到他的鞋子襪子，太不高明，要替他送些去，一來是孟子上說的，不知足而爲屨，使不得，二來是無緣無故，怎樣送去？盤算了一陣，竟沒有法子。心想金榮知道事太多了，這回不要問他，便叫了張順進來。問道：我問你，有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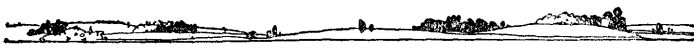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回

人鞋子襪子的規矩嗎？張順摸不着頭腦，便道：有的。燕西道：送這種東西，要什麼時候送，才合宜，要用些什麼東西相配？張順道：這是北京混兒幹的。若是要謝謝人家，就送人家一兩雙鞋，不要什麼配。燕西道：怎樣知道人家脚大脚小呢？張順笑道：這是體面人不幹的事，七爺不明白。其實送鞋子，並不是真送鞋子，是送一張鞋子票給人，隨人家自己去試呢。燕西道：我們那家熟舖子，安康鞋莊，他也出這個票子嗎？張順笑道：這是做生意，他爲什麼不出？燕西聽說，就拿了兩張十元的鈔票，交給張順道：你去和我買一張票子來。票子上面，一定要註明，是坤鞋。張順道：這個舖子裏不拘的，不過票子上載明多少錢。回頭拿票子去，只要是他舖子裏的東西，在票子上價錢以內，什麼都可以拿。燕西道：你糊塗，什麼也不懂。我要怎樣辦，你給我怎樣辦就是了。張順碰了





釘子，拿錢自出去了。到了次日早上，便到安康鞋莊，買了一張禮票來。燕西他已想好主意，便用一個紅封套，將禮票來套上。籤子上用左手寫字，來標明奉贈金七爺。隨便就壓在棹上墨盒底下。這幾天，宋潤卿是天天到這邊來的。他來了，一看紅紙封套，便問道：燕西兄，有什麼喜事？不能相瞞，我也是要送禮的。燕西笑道：那裏是？因為我介紹一家鞋莊，做了兩三筆大生意，大概有千把塊錢的好處。他還想拉主顧呢，就送我這一張票。說時，將票子抽出來，給宋潤卿一看，說道：你看，我又不能用。宋潤卿見那上面註明，憑票作價二十元，取用坤鞋。笑道：果然無用。這鞋莊上送男子的禮，何必註明坤鞋呢？燕西道：他以為我要拿回家去呢。不知道我家一些人，正和他們把生意鬧翻了，我要拿張票回去，他們還要怪我多事，是給鞋莊介紹生意呢。宋潤卿道：這樣說來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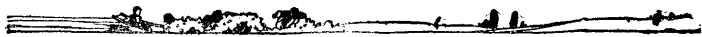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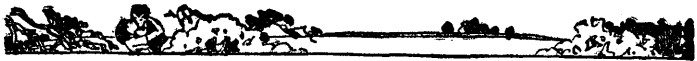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回

這個人情，竟算白作了。燕西笑道：我還可以作人情呢。我就轉送給宋先生罷。宋先生拿回家去，總不像我會發生問題的。這與宋潤卿本人，雖沒有什麼利益，但是很合他佔小便宜的脾氣，便笑謝着收下了。他拿回去給冷太太看，冷太太倒罷了，這一來，正中清秋的意思。不久同學結婚，時髦衣服是有了，要一雙很時髦的鞋子，非五六元不可，不敢和母親要錢買。而今有了這張禮票，這問題就解決了。心想，真也湊巧，怎麼這姓金的，他就會送這一張禮票給我們？無論如何，他却沒有想到燕西是有意送他的。燕西那邊，心裏却不住着急，他已經將鞋子取來了沒有。又過了四天，這日燕西拿着一本李義山集，到這邊來會宋潤卿，恰好他不在家，便一個人坐在他小客室裏。原來冷家這邊院子雖小，却有三株棗樹，丁字式的立着。這棗花開得早。四月中旬，已經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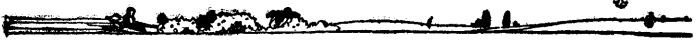


了一小部分。這日天氣正好，大太陽底下，照得棗樹綠油油的濃陰，一小羣細腳蜂子，在樹陰底下，嗡嗡的飛着，時時有一陣清香，透進屋裏來。樹陰底下，一列擺着四盆千葉石榴。燕西正在窗子裏向外張望，只聽見韓媽笑道：「哎喲！我的姑娘，真美！燕西連忙從窗子裏望去，只見冷清清穿了一件雨過天青色錦雲葛的長袍，下面配了淡青色的絲襪，淡青色的鞋子。他站在竹簾子外面，廊檐底下，那種新翠的樹陰，映着一身淡青的軟料衣服，真是飄飄欲仙。燕西伏在窗子邊，竟看呆了。忽然身後有人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燕西兄看什麼？」燕西回頭一看，乃是宋潤卿。心裏未免有些心虛，連忙說道：「你這院子裏三株棗樹，實在好，清香撲鼻，濃翠愛人。我那邊院子裏可惜沒有。我看出了神，正在想做一首詩呢。」說着，便將手上拿的李義山集，隨便指出兩首詩，和宋潤卿討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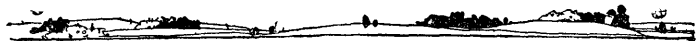
第 六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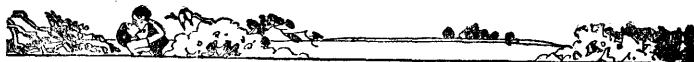
一頓。正在這時，聽清秋笑語聲音，由裏而外，走出去了。燕西隔着簾子，看見他穿了那身衣服，影子一閃，就過去了。他坐着那裏出神，宋潤卿指手劃脚的講詩，他只是含着微笑，連連的點頭。宋潤卿把詩的精微粵妙，談了半天，方才歇住。燕西伸了一個懶腰說道：我談話都談忘了，還有人約着我這時相會呢。於是便趕忙回去，將那本詩望棹上一丟，自己便倒在躺椅上，兩隻手，十個指頭相交，按在頭頂心上，走着神慢慢去想。以爲惟有這種清秀的衣服，才是淡雅若仙。我這才知道打扮得花花稍稍的女人，實在是俗不可耐。正在這裏想時，電話來了。金榮說：是八小姐來的，請七爺說話。燕西接了電話，那邊說：七哥，你用功呀，怎樣好幾天不回來？這個小姐是燕西二姨母何姨太太生的。今年還只十五歲。因他長得標緻，而且又天真爛漫，一家人都愛他，叫他小妹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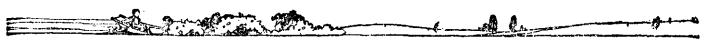
妹。他的名字，也很有趣味的，叫做梅麗。所以叫這個名字的原故，又因為從小把他做個洋娃娃打扮，就索興替他起個外國女孩子的名字了。現在他在一個教會女學校裏讀書，每天用汽車接送。國文雖然不是很好，英文程度是可以的。尤其是音樂舞蹈，他最是愛好。學校裏有什麼遊藝會，無論如何，總有他在內。燕西在家裏時，常和他在一處玩，放風箏，打網球，鬥蟋蟀兒，無所不為。這天梅麗回來得早些，想要燕西帶他去玩，所以打個電話給他。燕西便問：有什麼事找我，要吃糖菓嗎？我告訴你吧，我昨天在巴黎公司，用五塊錢買了一匣，送在姨媽那裏了。梅麗說：糖我收到了。不是那個事，我要你回來，咱們一塊兒去玩哩。燕西說：那裏去玩？梅麗說：你先回來，我們再商量。燕西在這裏，除了到冷家去，本來是坐不住的，依舊一天到晚在外面混。現在梅麗叫他回去，





第 六 回

他想家裏去玩玩也好，便答應了。掛上電話，便坐了汽車，一直回家來。燕西到了家，知道梅麗喜歡在二姨媽房子外那間小屋裏待着的，便一直到那裏來。一進院子，便聽到二姨媽房裏，有兩人說話，一個正是他父親金銓的聲音。連忙縮住了脚，要退回去，只聽見他父親喊道：「那不是燕西？燕西聽見，只得答應了一個是，便從從容容的走了進去。金銓躺在沙發椅子上，咬着半擱雪茄烟，籠着衫袖，對着燕西渾身上下看了一遍。說道：「只是你母親告訴我一聲，說是你和幾個朋友組了一個詩社，這是你撒謊的，還是真的？」燕西道：「是真的。」金銓道：「既然是真的，怎樣也沒看見你做出一首詩來？不要是和一班無聊的東西組織什麼俱樂部吧？」這一程子，我總不看見你，未必你天天就在詩社裏做詩？」燕西的二姨媽，二姨太太便說：「你這話，也是不講理。你前天晚上，才從



西山回來，共總只有昨天一天，怎樣就是一程子了？燕西被他父親一問，正不知道要怎樣回答，二姨太太這一句話，替他解了圍，才醒悟過來。便道：原不天天去做詩，不過幾個同社的人，常常在社裏談談話，下棋。金銓道：我說怎麼樣？還不是俱樂部的性質嗎？燕西道：此外並沒有什麼玩藝。金銓道：你同社是些什麼人？燕西便將親戚朋友會做詩的人，報了幾個，其餘便隨湊一頓。金銓摸着鬍子笑道：若是真做詩，我自然不反對，你且把你們貴社裏的詩，拿給我看看。燕西一想，社都沒有，那裏來的詩？但是父親要看，又不能不拿來。便道：下次做了詩，我和社友商量，抄錄一分拿來罷。金銓道：怎麼這還要通過大眾嗎？你們的社規，我也不要，去破壞，你且把你做的詩，拿來我看看。燕西這是無法推辭了，便道：好，明天拿回來，請父親改一改。金銓噴了一口烟，笑道：我

雖丟了多年，說起做詩，那是比你後班輩強的多哩。二姨太太道：梅麗剛才巴巴的打電話找你呢，你見着他了嗎？燕西道：我正找他呢。說着，借此緣故，便退出去了。原來金家雖是一個文明家庭，但是世代簪纓，又免不了那種世襲的舊家庭規矩，所以燕西對於他父親，也有幾分懼怕。現在父親要他的詩看，心裏倒是一個疙疸，不知要怎樣才能夠敷衍過去。正自低頭走着，只聽見一片叮叮噹噹的鋼琴聲，抬頭一看，不知不覺，走到正屋外面來了。這個地方，一列是三間大樓，樓上陳設，完全西式。有時候，大宴來賓，就可以在此跳舞，也可以說是個小小的跳舞廳。燕西聽那琴聲，又像在樓上，又像在樓下。那拍子打得極亂，快一陣，慢一陣。心想，這種惡劣的琴聲，不是別人打的，一定是梅麗。尋着琴聲，輕輕的走上樓，心裏想着，他不能一個人在這裏，看看究竟是誰。



走到樓上，偏是沒人，原來又在樓外，那個月台上。這地方，四圍是楊柳，和梧桐樹。這個時候，柳樹上半截，拖着長條，正披到平台上來。只聽見有人說道：別再站過去。吊下去了，仔細摔斷了腿。又一個人道：你看我這樣子像不像呢？燕西聽那個後說話的正是梅麗。先說話的，却是白小姐白秀珠。這白小姐是金家三少奶奶王玉芬的表姊妹，因為玉芬的介紹，所以他和燕西認識了。認識以後，兩人慢慢就發生戀愛。從前是隔不了一天，不見面的，不過現在才疏遠了些。這時燕西隔着玻璃一望，只見秀珠穿了一套淡綠色的西服，剪髮梳成了月牙式，脖子和兩隻胳膊，全露在外面。背對着這面，正坐在鋼琴邊下。梅麗穿了一套白色的大袖舞衣，蓬着頭髮，兩隻手抓着柳條，把腳時時懸了起來，打鞦韆的一般擺動。燕西看見哈哈的笑道：別動，我去拿快鏡來，照一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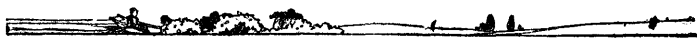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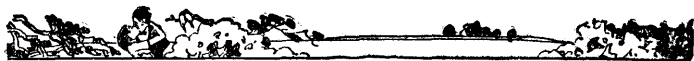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六 回

像。這是愛情之神呢？還是美術之神呢？秀珠站起來回頭一看，拍胸道：哎喲！嚇了我一跳。你幾時來的？梅麗也跑了過來，執着燕西的手道：七哥，你看我扮的像不像？燕西笑道：像是像，但是神仙有穿黑皮鞋的嗎？梅麗一看，果然自己還穿的是一雙漆皮鞋，笑道：我忘了換呢。燕西道：穿這種舞衣，應該打赤腳，至少也要穿和衣裳一色的鞋子。穿這樣美麗的衣服，配一雙漆黑的鞋子，比老太太的小腳還寒蠢呢。梅麗道：你等我一會兒罷，我去換衣服就來，回頭我們和秀珠姐一塊去玩去。說着，連跑帶跳的走了。秀珠見梅麗走了，便笑着問燕西道：你忙些什麼？我怎樣兩天不見着你？燕西道：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？和朋友組織了一個詩社呢。秀珠冷笑道：你不是那樣能斯斯文文玩兒的人，不要騙我。燕西道：你不信，我把我們做的詩稿，送給你看。秀珠道：我不要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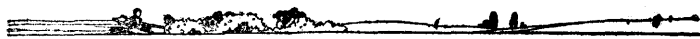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又不曉得，我知道你們鬧的是什麼呢。燕西見他兩隻雪白的胳膊，全露在外面，便伸手去握着他一隻手，正要低頭用鼻子去嗅，秀珠使勁一摔，將手摔開。却掉過臉，手攀着柳條，用背對着燕西。燕西道：「這個樣子，又是生氣，我很奇怪，怎麼你見我就生氣了。難道我這人身上，帶着幾分招人生氣的東西，所以人家一見我，就要生氣嗎？！我別不識相，儘管招人生氣罷。」說畢，掉轉身，也就要走。秀珠連忙轉過來，說道：「那裏去，不願意和我們說話嗎？」燕西道：「你瞧，正是你把話倒說。分明你不願理我，還要說我不理你。」秀珠笑道：「我若是不理你，我到府上來是找誰的？」燕西道：「那我怎樣知道？」秀珠道：「你當然不知道。你要是知道的話，那裏還用得着梅麗打電話請你回來。大概你還不知道我在這兒，要是知道我在這兒，你都不上樓了。」燕西道：「我們又不是冤家，何至於此？」秀



第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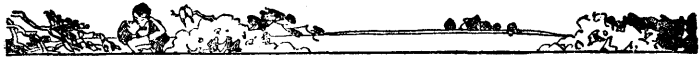
珠道：不是冤家，將來總有成爲冤家的一日。燕西含笑執着他的手，望懷裏便拉。說道：這話是真的嗎？從那日開始呢？秀珠道：別拉拉扯扯，一會兒梅麗來了，又給人家笑話。說着，將手望回一奪。燕西道：我不和你鬧，你把鋼琴按一個調子我聽。秀珠道：好！我按一個進行曲給你聽，於是綑冬綑冬，便按起來。只聽樓下有人問道：樓上是秀珠在那裏嗎？秀珠答應道：是我，樓下是表姐嗎？說時王玉芬和着燕西的五姐敏之，一路上來。敏之是個美國留學生，未曾畢業回來的，秀珠醉心西方文明，對敏之是極端的崇拜。看見敏之上樓，連忙上前，和他握手。笑着問玉芬道：表姐，你怎樣知道我在這裏？玉芬抿嘴笑道：我們這些人裏面，只有兩位鋼琴聖手。一位是八妹，我們在樓下已經碰見他了。還有一位，就是表妹。剛才我們聽那段琴，既知道八妹不在樓上，自然是你了。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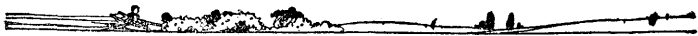
珠舉起拳頭，在玉芬背上輕輕敲了一下。說道：你這小鬼，把話來損我，我不知道嗎？凡是一樁事，總要由淺入深，誰也不能生來就會呀。又對敏之道：五姐，你看這話對不對？我想，你既在美國回來，鋼琴一定是好的，能不能夠彈一個曲子給我們聽？燕西笑道：你這話，就不合邏輯，難道在外國回來的人，都應該會彈鋼琴嗎？秀珠道：人家又沒有和你說話，要你出來，多什麼事？敏之笑道：我倒真是不會。密斯白要學鋼琴的話，我路上有一個外國朋友，他倒是很在行，我可以介紹你去和他學。秀珠道：那就好極了。看你二位，是要出門的樣子，上那裏去玩？敏之道：我要買點古董，送幾個回美國的朋友。你也去一個嗎？玉芬對敏之丟了一個眼色，說道：他剛來，那裏能就走？秀珠道：我不奉陪了。我還約着梅麗去玩呢。玉芬道：怎麼樣？我知道你就不能走呢？秀珠道：要走就走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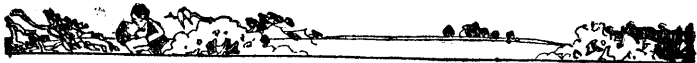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六 回

有什麼不能去呢？玉芬拉着敏之，說道：走罷，走罷，不要在這裏打攪了。說畢，拉着敏之，一陣風的走了。秀珠道：燕西，你真不客氣，當着人面，就笑我。燕西道：要什麼緊？都是一家人。秀珠道：我不姓金，怎麼是你一家人呢？燕西笑道：你還不打算姓金嗎？我今天非……一語未了，梅麗哈哈大笑，從玻璃格扇裏鑽了出來。秀珠笑道：你這小東西，也學得這樣壞，又嚇我一跳。梅麗道：我什麼也沒說，就只笑了一笑，就是壞人。這壞人怎樣如此容易當呀？說着便對燕西道：我告訴你實話，今天不是我要你回來，是秀珠姐他……秀珠抽出手絹，走上前，將梅麗的嘴握住，笑道：你亂撒謊，我不讓你說。燕西解開道：不要鬧了，我們上那裏去玩？梅麗道：看電影去。燕西道：白天看電影，沒有意思。梅麗道：逛公園去。燕西道：公園裏去得多了，像家裏一般，沒趣味。梅麗道：這樣也不好，那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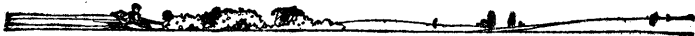
也不好，玩什麼呢？燕西道：我有一個玩法，咱們自己開汽車，跑到城外去兜個圈子，比什麼也解悶。秀珠道：自己開汽車罷了。上次，也是你開汽車，一直望巡警身上碰，我真嚇出了一身冷汗。燕西道：這樣罷，車夫送我們出城。出了城那裏人稀少，我們再自己開，你看好不好？梅麗道：這個倒使得，我們就去。燕西就按了電鈴，叫了聽差，吩咐開一輛敞篷車，他們三人坐了車子，出得阜成門，向八大處大道而來。出城以後，燕西叫車夫坐到正座上去，自己三人，却坐到前一排來，燕西扶着機子，開足馬力，望前直奔。梅麗道：七哥，這裏沒有人，你讓我開着試試看。燕西道：沒有人，就可以亂開嗎！一不留心車子就要開地裏去的。車子壞了是小事，弄得不好，人還要受傷呢。他們正在說話時，秀珠哎喲了一聲，果然出了事了。



第七回

第七回 空弄嬌嗔看山散遊伴 故藏機巧贈婢戲青年

當時，秀珠哎喲了一聲，燕西手忙腳亂，極力的關住機門。汽車唧嘎一聲，突然停住。大家回頭一看，路邊一頭驢子，撞倒在地。另外一個人倒在驢子下，地下鮮血淋漓，紫了一片。梅麗用手絹蒙着眼睛，不敢看，藏在秀珠懷裏，秀珠也是面朝前，不敢正眼兒一視。汽車夫德海口裏叫着糟了，一翻身跳下車去。燕西也慢慢的走下車來，遠遠的站定。問道：那人怎麼樣，傷很重嗎？德海看了一眼，說驢子壓斷了兩條腿，沒有用的了。人是不怎麼樣，似乎沒有受傷。燕西聽說人沒有受傷，心裏就放寬了些，走上前來，叫德海把那人扶起。那人倒不要人扶，爬了起來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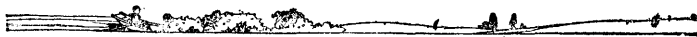
抖了一抖身上的土。他一看那驢子壓死了，反而坐在地上，哭將起來。燕西道：你身上受了傷沒有？那人道：左胳膊還痛着呢。燕西在上一摸，只有兩張五元的鈔票。便問秀珠道：你身上帶了有錢嗎？素珠道：有多給他幾個錢罷，人家真是碰着了。說着，在錢口袋裏，抓了一把鈔票給燕西。燕西拿着鈔票在手上，便問那人道：這頭驢子是你的嗎？那人道：不是我的，我借着人家的牲口，打算進城去一趟呢。燕西道：你說這一頭驢子，應該值多少錢？那人道：要值五十塊錢。德海聽了，走上前，對那人就是一巴掌。說道：你這小子，看見要賠你錢了，你就打算訛人。說時，牽着他身上那件破夾襖的大襟，一直指到他臉上。又道：你瞧！你這個樣子，不是趕腳的，是做什麼的？你說牲口不是你的，你好訛人，不是說着，又把腳踢一踢倒在地下。的驢子，口裏說道：這樣的東西，早就





第七回

該下湯鍋了，二十塊錢，都沒人要，那值五十塊錢。七爺，咱們賠他二十塊錢得了，他愛要不要。那人本是一個鄉下人，看見德海的兇樣子，先有三分害怕，那裏還敢說什麼。燕西喝住德海道：打人家做什麼？誰讓咱們碰了人家呢？又對那人道：也不能依你，也不能依他。現在給你三十塊錢，賠你這一頭牲口。你也跌痛了，不能讓你白跌，給你十塊錢，你去休養休養。這驢子已死過去了，你也不必再賣他的肉，把他埋了罷。鄉下人對一個錢，當着磨子般看待的。他見燕西這樣慷慨，喜出望外，給燕西連請了幾個安。燕西對秀珠道：開車真不是玩的，我們還坐到後面來罷。於是依舊讓德海去開車。德海坐上車，對那人罵道：便宜了你這小子，今天你總算遇到財神爺了。燕西聽見汽車夫罵人，這是看慣了的，也就付之一笑。車夫兜了一個圈子，一直開到西山旅館腳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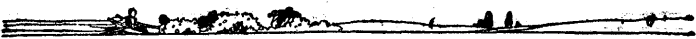


只見亭子上的西崽，眼睛最尖，一看汽車的牌號，是金總理家裏的，早是滿臉推下笑，走到亭子下來迎接。等燕西走到面前，閃在一旁，微微的一鞠躬，說道：您來了。燕西走進亭子去，只見男女合參，中西一貫，坐滿了的人。正因為今天天氣好，所以出城來遊的人很多。燕西便讓梅麗秀珠向前，走過了亭子去，在花邊下擺了一張棹子坐下。只聽後面有人喊道：密斯脫金，密斯白，密斯金。鶯聲嚦嚦，一大串的叫了出來。回頭看時，乃是烏二小姐，和兩個西洋男子坐在那裏喝啤酒吃冰淇淋。一句話說完，他已走過來，和秀珠梅麗握了一握手，然後再與燕西握手。烏二小姐道：我和兩個新從英國來的朋友，到這裏玩玩，一會兒我就過來相陪。秀珠笑道：不要客氣了，我們兩便罷。燕西在一邊，只是微笑一下。三人在亭子外坐着，正和亭子裏隔了一層蘆簾子，彼此都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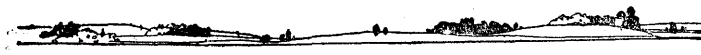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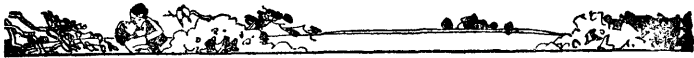
十看見。秀珠道：密斯烏真是知道講究裝飾的。和中國朋友在一處，穿西裝，和外國朋友在一處，又穿中國裝。你不看他那件金絲絨單旗袍，滾着黑色的水鑽辮，多麼鮮艷奪目。梅麗輕的道：妖精似的，我就討厭他。秀珠用手摸着梅麗的頭髮，笑道：小東西，說話要謹慎一點，不要亂說，仔細有人不高興。說畢，眼睛皮一擦，眼睛一轉，望着燕西，問道：你說是不是？燕西皺眉道：何必呢？人家就在這裏。讓人家聽見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秀珠道：我衛護着他，還不好嗎？據我說，你那個心，可以收收了。你不看看，他愛的是外國朋友哩。外國朋友，有的是錢，可以供給他花。將來要到外國去玩，也有朋友招待，你怎樣比得上人家？比不上，你就不配和人家做情敵。燕西道：你這話，是損他，是損我？說時，臉上未免放一點紅色。秀珠把燕西爲人，向是當他已被本人征服了的看待，所以常常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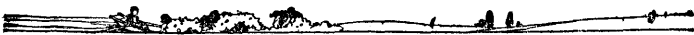
給他一點顏色看。燕西那時愛情專一，拜倒石榴裙下。秀珠怎樣說，他就怎樣好，決計不敢反抗。現在不然了，他吃飯穿衣以至夢寐間，都是記念着冷清秋。而且冷清秋是剛剛假以詞色，他極力的望進一步路上做去。這白秀珠就不然了，耳鬢廝磨，已經是無所不至。最後的一著，不過是舉行那形式上的結婚禮。在往日呢，燕西也未嘗不想早點結婚，益發的可以甜蜜些。現在他忽然想到結婚是不可魯莽的，一結了婚，就如馬套上了韁繩一般，一切要聽別人的指揮。倘若自己要任意在情場中馳騁，乃是結婚越遲越好。既不望結婚，可以不必受白秀珠的挾制了。所以這天秀珠和他鬧脾氣，他竟不很大服調。這時秀珠又用那樣刻薄的話，挖苦烏二小姐，心裏實在忍不下去，所以反問了一聲，問他是損那個。誰知秀珠更是不讓步，便道：也損他，也損你。說時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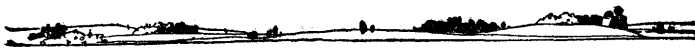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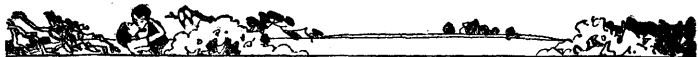
臉上帶着一點冷笑。燕西道：現在社交公開，男女交朋友，也很平常的。難道說，一個男子，只許認識一個女子，一個女子，只許認識一個男子嗎？秀珠道：笑話，我何嘗說不許別人交朋友。你愛和那個交朋友，就和那個交朋友，關我什麼事？燕西道：本來不關你什麼事。燕西這一句話，似有意，似無意的說了出來，在白秀珠可涵容不了。鼻子裏嘿了一聲，接上一陣冷笑。把坐的藤椅一挪，臉朝着山上。在往日，決裂到了這種地步，燕西就應該陪小心了。今天不然，燕西端着一杯紅茶，慢慢地呷。又把牙齒碰茶杯沿上，時時放出冷笑。旁邊的梅麗，其初以為他們開玩笑，不但不理會，還願意他兩人鬪嘴，自己看着很有趣。現在見他兩人越鬧越真，才有些着急，便問燕西道：七哥，你是怎麼來？秀珠姐說兩句笑話，你就認起真來。燕西道：我不認真。什麼事，我也當是假的。可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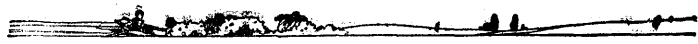
白小姐他要和我認真，我有什麼法子呢。秀珠將椅子又一移，忽地掉轉身，說道：什麼都是假的？你這話裏有話，當着你妹妹的面，你且說出來。燕西道：這是一句很平常的話，我隨口就說出來了，沒安着什麼機巧。你要說我話裏有話，就算話裏有話罷。我不和你生氣，讓你去想想，究竟是誰有理？是誰沒理？說畢，離開座位，背着兩隻手慢慢的走上大路，要望山上去。梅麗對秀珠道：你兩人說着好玩，怎樣生起氣來？秀珠道：他要和我生氣，我有什麼法子？你瞧瞧，是誰有理，是誰沒理？梅麗想着，今天，實在是秀珠沒有理。但是燕西是自己的哥哥，總不能幫着哥哥來說人家的不是。便笑道：他的脾氣，就是這樣。過一會子，你要問他說了些什麼，我包他都會忘了。你和別人生氣，那還有可說，你和我七哥生氣，人家知道，不是笑話嗎？雖然有句俗話，打是疼，罵是愛，可是你





第七回

還沒到咱們金家來，要執行威權，還似乎早了一點子哩。秀珠忍不住笑了，說道：你這小東西，一點兒年紀，這些話，你又在那裏學來的？要不，給你找個小女婿罷，讓你去打是疼，罵是愛。你看好不好？梅麗道：胡鬧混扯，對我瞎說作什麼？你兩人今天那一場鬧，沒有我在裏頭轉圈，我看你倆，怎樣好得起來？秀珠把頸子一扭，說道：不好，又打什麼緊！梅麗用一個食指，對着秀珠的鼻子，遙遙的點着笑道：這話可要少說呀。秀珠道：爲什麼要少說？現在和他要好的人太多了，我要和他好，他不和我好，也是枉然。正說話時，只見由山上抬下兩頂藤轎來。坐轎的一男一女，秀珠認得，是劉家四少奶奶，和四少爺劉寶善。他兩人看見，連忙叫轎夫將轎子停住，迎了上來。秀珠請他二人坐下，便問要吃什麼？劉四奶奶說：不用了。我們剛在山上喝了茶下來，等着回去呢。秀珠笑道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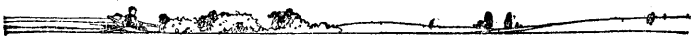
你們的汽車很大，把我帶進城去，好不好？劉寶善道：白小姐，不是坐汽車來的嗎？秀珠指着梅麗道：是坐他府上車子來的。他和他令兄，還要在這裏玩一會兒。我記起一樁事來了，正要回去，又不好叫人家一來就送我走。現在你一回，真再巧也沒有了。劉寶善夫婦，那裏知道內中情由，自然很歡迎的。梅麗又是小孩子脾氣，心想你和七哥絆了兩句嘴，也不值得發氣先走。你要走就讓你走，我不留你，看你怎麼樣？秀珠對梅麗說道：我們過天見罷。說畢，竟和劉氏夫婦走了。梅麗也沒作聲，只是笑着點了一點頭。一會兒工夫，燕西自山邊兜了一個圈子回來，只見梅麗一人坐在這裏，便問秀珠那裏去了？梅麗忍不住氣，少不得又添上幾句話，說他賭氣坐劉家的車子走了，以後不要和你見面呢。燕西道：那要什麼緊？說畢，冷笑了一聲道：掃興極了，回去罷。梅麗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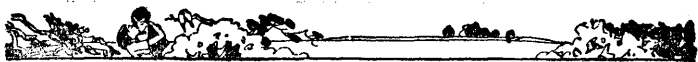


回 七 第

得也是沒趣，贊成燕西的提議，就坐車回家。一進門，只見許多賣花的，一挑一挑的盡是將開的芍藥，往裏面送。燕西道：家裏幾個花台子的芍藥都在開了，這還不夠，又買這些。旁邊早有聽差答應說：七爺，您是不很大問家事，不知道呢。總理就定了後天，在家裏請客看芍藥。總理請過之後，就是大爺大少奶請客。這些花都是預備請客用的。燕西聽說，很是歡喜，便問梅麗道：你怎樣也不告訴我一聲？梅麗道：我猜你總知道了，所以沒對你說。這個事你都會不知道，也就奇了。燕西道：請的是些什麼人，自然男客女客都有了。梅麗道：這個我不曉得，你去問大哥。燕西一頭高興，逕直就到鳳舉院子裏來，偏是他夫婦二人都不在家。一走進院子門，裏面靜悄悄的，一個老媽子，手上拿着一片布鞋底，帶着一條長麻線，坐在廊沿下打盹兒。小憐一掀門簾子，從裏面剛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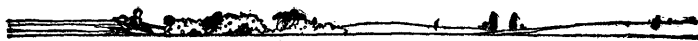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半截渾身來。看見燕西，啣了一聲，又縮進去了。燕西問道：小憐，大爺在家嗎？小憐在屋子裏道：你別進來罷，大爺大少奶奶都不在家。那老媽子被他兩人說話的聲音驚醒，趕緊站了起來，叫了一聲七爺，說道：您好久也沒上這邊來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替他掀簾子。燕西一面進來，一面說道：好香！好香！誰在屋子裏洒上這些香水？小憐在裏面屋子裏走出來，說道：你聞見香嗎？燕西道：怎樣不聞見？我鼻子又沒塞住。小憐道：糟了！大爺回來，一定要罵的。燕西道：屋子裏香，罵你做什麼？小憐笑道：告訴你也不要緊，是我偷着大少奶奶的香水，在手絹上洒了一點，不想不留神，把瓶子砸了，洒了滿地。燕西道：砸了的瓶子呢？小憐道：破瓶子我扔了，外面的紙匣子，還在我那裏。燕西道：你拿來我瞧瞧。小憐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，當真拿來了。燕西一看，乃是金黃色的，上面凸




第七回

起綠色的堆花，滿沿着金邊。花下面，有一行花的法文金字。燕西道：我猜呢，就是這個，你這個亂子大了。這是六小姐的朋友，在法國買來的。共是一百二十個佛郎一瓶。六小姐共總只有三瓶，自己留了一瓶，送了一瓶給大少奶奶，那一瓶，是我死七八賴，要了去了。你現在把這瓶東西全洒了，他回來要不罵你，那才怪呢。小憐笑道：你又嚇人，沒有一瓶香水值那些錢的。燕西道：法國值正千法郎的香水還有呢，你不信，就算了，等大少奶奶回來，看他說些什麼。你洒了他別樣的香水，洒了就洒了。這個洒了，北京不見得有，他不必疼錢，也要心疼短了一樣心愛的東西呀。你看我這話對不對？小憐道：你這話倒是，怎麼辦呢？燕西便對老媽子道：你去看看，六小姐在家裏沒有，老媽子答應着去了。小憐道：你叫他去看六小姐，作什麼？燕西笑道：讓他走了，我有一句話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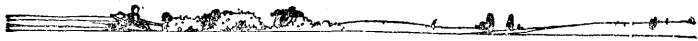
要和你說，小憐一頓腳，說道：嘿！人家正在糟心，你還有工夫說笑話。燕西笑道：你自己先搗鬼，我還沒說，你怎就知道我是說笑話呢？我告訴你吧，我那瓶香水，還沒有動，我送給你，抵那瓶的缺，你看好不好？小憐道：好好！七爺明天有支使我的時候，一叫就到。燕西道：你總得謝謝我。小憐合着巴掌，和燕西搖了兩下，說道：謝謝你。燕西道：我不要你這樣謝，你送我一條手絹得了。小憐道：你還少了那個。我的手絹，都是舊的。燕西道：舊的就好。你把手絹拿來，一會兒你到我那裏去拿香水就是了。小憐紅着臉，在插兜裏掏出一條白綾手絹，交給燕西道：你千萬別對人說，是我送給你的。燕西道：那自然，我那有那樣傻。說時，隔着竹簾子，已見老媽子回來了。燕西道：六小姐不在屋子裏吧？我去找他去。說着便走了。一會工夫，小憐當真到燕西這裏來，取那瓶香水。燕西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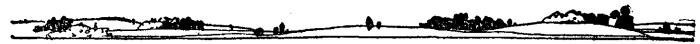
回 七 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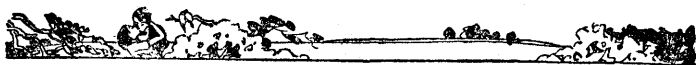
了他香水之外，又給了他一條淡青湖縐手絹。小憐道：我又沒和你要這個，你送給我作什麼？我不要。燕西道：你爲什麼不要？你要說出一個原故來，就讓你不要。小憐道：我不要就不要，有什麼原故呢？燕西就把手絹，亂塞他手上，非要他帶去不可。小憐捏着手絹，就跑走了。燕西再要叫住他時，忽聽得後面有人叫了一聲老七。燕西回頭看時，乃是大嫂吳佩芳，從外面回來了。燕西道：我正找你呢，你倒回來了。佩芳道：我剛才看見一個人走這裏過去了，是不是小憐？燕西道：我剛從房裏出來，沒留神。佩芳笑了一笑，也就不望下說，只問找我爲什麼事？燕西道：聽說你們要大請客呢，請些什麼人，怎樣請法？佩芳道：這關乎你什麼事？你要問他。燕西笑道：自然我也要加入，給你招待來賓。佩芳道：我們是雙請的，招待員應該也要成雙作對。秀珠妹妹能來嗎？燕西道：他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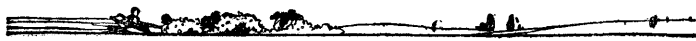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什麼關係？你千萬別請他，你請了他，我就不到。佩芳道：這個樣子，小兩口兒，又吵嘴了。人家沒過門的小媳婦，比蜜也似的甜，沒有看見你兩個人，總是鬧彆扭。燕西道：不是鬧彆扭，人家本和我沒有關係。佩芳笑道：這好像是真生了氣呢。是怎樣吵嘴的，你說給我聽聽，讓我來評評這個理。燕西道：沒有鬧，也沒有生氣，我說什麼呢？佩芳道：不能夠，若是你兩人沒有生氣，你不會說這個話。燕西道：你去問梅麗就知道。佩芳笑道：可不是我猜你兩人，又打起吵子來了。佩芳一說時，見走廊上的電燈，已經亮着，便道：你別走，回頭咱們一塊兒吃晚飯，我有話和你說。原來他們家裏，上學的上學，上衙門的上衙門，頭齊腳不齊，吃飯的時間，就不能一律。金太太就索興解放了，叫兒女媳婦們，自己去酌定，願意幾個人一組的，就幾個人組一個團體。也不用上飯廳了，願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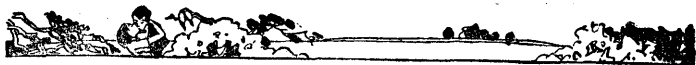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

意在那裏吃就在那裏吃。這樣一來，要吃什麼，可以私下叫厨子添菜，也不至於這個人要吃辣的，有人反對，那個要吃酸的，也有人反對，總是背地大罵厨子。所以他們家裏，除了生日和年節而外，大家並不在一處吃飯的。結果，三個太太，三組，金銓是三個太太的附屬品，一處一餐，三對兒媳三組，三個小姐一組，七少爺一人一組，他們有時高興起來，哥哥和妹妹，嫂嫂和小叔子，也互相請客，今天佩芳叫燕西吃飯，也就是小請客了。燕西皺眉道：照說大嫂吩咐，我不能不來，可是大哥那個碎嘴子，吃起飯來，不夠受罪的。佩芳笑道：我早就猜到你心眼裏去了，你必定要推辭的。你大哥今晚上公宴他們的總次長，不在家裏吃飯呢。燕西道：那我一定來，請你趕快叫厨子，添兩樣好吃的罷。佩芳道：那自然，你一會兒就來罷。佩芳回到屋子裏，只聞見一陣濃厚的香味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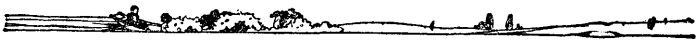
用鼻子着實嗅了一陣，便說道：這又是小憐這東西做出來的。我出去了，就偷我的香水使。這也不知道洒了多少，滿屋子都香着呢。小憐在屋裏走出來答應道：香水倒是洒了，不是少奶奶的，是我自己一瓶呢。佩芳又嗅了一陣，說道：你別瞎說了。這種香味，我聞得出來，不是平常的香味，你不要把我那瓶法國香水洒了吧？小憐道：沒有沒有，不信，少奶奶去看看，那瓶香水動了沒有？佩芳見他這樣說，也就算了。便叫老媽子到廚房裏去，招呼厨子，添兩樣時新些的菜。一會子工夫燕西來了。小憐却捏着一把汗，心想不要他送我香水的事，少奶奶已經知道了。燕西進來，坐在中間屋裏，隔着壁子問道：大嫂，你說有話和我說，請我吃飯，有什麼差事要我當吧？佩芳在裏面道：照你這樣說，我的東西，非有交換條件，是得不到嗎？燕西笑道：這又不是我說的，原是你言明





第七回

有話說，請我吃飯呢。佩芳道：話自然有話說，不見得就支使你當差事呀。說時，佩芳換了一件短衣服出來，一面扣着脅下的紐扣，一面低着頭望一望胸前。燕西道：大嫂也是那樣小家子氣象，回來就把衣服換了。其實時興的衣服，不應該苦留，我看見許多人，看見時興什麼，就做什麼，做了呢，以爲是稱心的東西，捨不得穿，老是攔着，將來動還沒動呢，又不時興，只好重改一回，留在家裏隨便穿，另外做時興的，做了時興的，還是照樣辦，這一輩子，也穿不了改做的衣服呢。佩芳道：我倒不是捨不得衣服，穿着長衣服，怪不方便的。我們的長袍，又不像你們的長衫，腰身和擺，都要作得極小。走起路來，邁不開步，穿短衣服，就自由得多了。燕西道：這倒是實話，不過長衣服，在冬天裏，是很合宜。第一就是兩隻胳膊省得凍着。佩芳笑道：我看你很在這些事上面用工，一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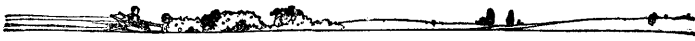


年青青兒的人，不幹些正經事，太沒有出息。燕西笑道：這是大嫂自己引着人家說呢，這會子又說人家不正經了。說時，厨子已經送着菜飯來，小憐就揭開提盒，一樣一樣，放在小圓棹上。兩對面，放着兩份盃筷。燕西道：又要孟子做什麼？佩芳道：我這裏還有點子香檳酒，請你喝一盃。我也不能爲你特意買這個，是你哥哥替部裏買的，帶了兩瓶回來。當時小憐拿着酒瓶出來，斟上了一盃，放在左邊，對燕西道：七爺這兒坐。燕西欠了一欠身子，笑道：勞駕！佩芳道：老七這樣客氣。燕西道：到你這兒來了，我總是客，當然要客氣些。佩芳點頭微笑，便和燕西對面坐着飲酒。對小憐道：你去把我衣服疊起來，不用你在這裏。小憐答應着去了。佩芳問燕西道：你看這丫頭，還算機靈嗎？燕西道：知臣莫若君。你的人，你自己應該知道，問我作什麼！佩芳道：我自己自然知道，但是



第七回

我也要問問人，究竟怎麼樣。燕西笑道：強將手下無弱兵，自然是好的。佩芳端着酒盃，抿着嘴呷了一口，一個人微笑，燕西道：大嫂什麼事快活，由心裏樂出來。佩芳道：我樂你呢！燕西道：我有什麼可笑的？佩芳回轉頭望一望，見老媽子也不在面前，便對燕西笑道：你不是喜歡小憐嗎？我說叫他伺候你，也不止一回了他呢，那不必說，是你剛說的話，由心眼裏樂出來。現在是兩好併一好，我叫他去伺候你，你看好不好？燕西笑道：大嫂，是這樣說笑話，真成了紅樓夢的寶二爺，沒結婚的人，要丫頭伺候着，恐怕只這一句話，我夠父親一頓罵了。其實你誤會了。我不但對小憐是這樣，對玉兒秋香都是這樣。因為他們都是可憐蟲，不忍把他們當聽差和老媽子一樣支使。你就在這上面疑心我，不是冤枉嗎？這個話，我原不肯說出來，因為你一再的挑眼，我不得不說了。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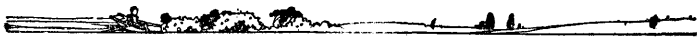
芳道：你以為我請你吃飯，是和你講理來了嗎？你才是多心呢。我老實告訴你吧，我已經不願留着他了，因為你心疼他，所以我說讓你去支使。你若是不去，我就要把他送走的。燕西心想，這為什麼？莫非就為的那瓶香水嗎？可是他一進門碰着我，就請我吃飯，並沒有知道這回事啦。便笑道：我看你主僕二人，感情怪好的，他有什麼事不對，你說他兩句，就得了。他很調皮的，你一說，第二回就決不會錯了。佩芳正伸着筷子，揀那涼拌筍裏面的蝦米吃。於是豎拿着筷子，對燕西指點着笑道：聽你這口氣，是怎樣的衛護他？燕西笑道：我這是老實話，怎麼算是衛護着他？這個我也不要說，我來問你，你為什麼一定要把他送走？佩芳道：傻子！連女大不中留這句話，你都不知道嗎？燕西道：既然不中留，送到我那裏去，就中留了嗎？前兩年呢，他是一個小孩子，說讓他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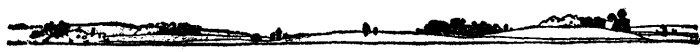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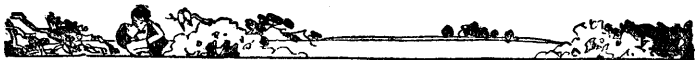
我做做事，那還說得過去。現在他十六七歲了。佩芳道：十六七歲要什麼緊？我沒來的時候，你大哥就愛使喚丫頭。燕西笑道：那倒是真的，那個時候，老大有些紅樓迷，專門學賈寶玉。父親又在廣東，家裏由他鬧，母親是不管的。佩芳道：可不是，我就爲他這種脾氣，不敢讓小憐在我這院子裏待着。我本來想叫他去伺候母親，他老人家有個小蘭呢，或者不受。燕西起先是把佩芳的話，當着開玩笑，現在聽他的口音，明白了十成之八九，原來他們主僕，在那裏實行演二角戀愛。他是故意做圈套氣鳳舉的。從前對小憐有意無意之間，還可以憐惜憐惜他，而今明白了內幕，還應該避嫌才是呢。當時燕西，低頭喝酒吃菜，沒有作聲。佩芳笑道：心裏自然是願意，只是不好意思答應罷了。其實只要你答應一句話，我給你保留着，等你結了婚，再讓他伺候你也成。你不要以





爲你哥哥會怪你，這是我的人，我愛怎麼辦，就怎麼辦。燕西一時是心裏明白，口裏苦說不出來，只得笑笑。恰好老媽子小憐都來了，兩人就把談鋒止住，只說些別的事。吃完了飯，燕西就說要找人，便溜出來了。心想我最怕是和老大搗麻煩，我還敢惹他嗎？因此兩天之內，不敢上佩芳院子裏去，也不敢找小憐作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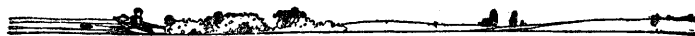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八回

第八回 大會無遮艷情鬧芍藥 春裝可念新飾配珍珠

過了兩天，金銓大請其客。又過了一天，便是金鳳舉夫婦所舉行的芍藥會了。起先原是打算一雙一雙的請。後來有些客，實在是無法可以雙請。因此雙請的也有，單請的也有。他們的那個洋式客廳裏，許多張大餐桌子聯接起來，拼成一個英文的U字形。桌子鋪着水紅色桌布，許多花瓶，供着芍藥花。廳外院子裏的花台上，大紅的，水紅的，銀白的，那些盛開的芍藥，都有盤子來大。綠油油的葉子中間，一朵一朵的托着，十分好看。此外廊檐下，客廳裏，許多瓷盆，都是各色的芍藥。門上梁上，窗戶上，臨時叫花廠子裏，紮了許多花架，也是隨處配着芍藥。正





是萬花圍繞，大家都在香艷叢中。客廳大樓上，也是到處擺着芍藥花。中間的樓板，擦得乾乾淨淨，讓大家好跳舞。兩屋子裏，一排兩張紫檀長案，一面是陳設着餅乾酪酥牛乳蛋糕等類的點心。一面是陳設着汽水啤酒咖啡等類的飲料。平台上請了一隊俄國人，在那裏預備奏西樂。鳳舉是外交界的人，最講究的是面子。特意在家裏提了幾個漂亮的聽差，穿了家裏特製的制服，是淡藍竹布對襟長衫，週身滾着白邊。一個個都理了髮刮了臉，也讓他們沾些美的成分。鳳舉夫婦，那是不消說，穿得是極時髦的西裝。燕西也穿了一套常禮服，頭髮和皮鞋，都是光可鑑人。領襟上插着一朵新鮮的玫瑰花，配着那個大紅領結，令人一望而知是個愛好的青年。他受了大哥大姨的委，在樓上樓下，招待一切。到了下午三點鐘，賓客漸漸來到。男的多半是西裝，女的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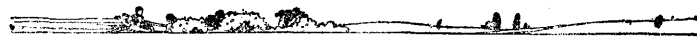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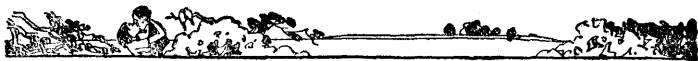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八 回

半是長袍。尤其是女賓衣服，紅黃藍白，五光十色，叫人眼花撩亂，不能把言語來形容。今天白秀珠也來了，穿着一件銀杏色閃光印花緞的長衫。挖着鷄心領，露出胸脯面前，一塊水紅薄綢的襯衫。襯衫上面，又露出一串珠圈，真是當得艷麗二字。在他的意思，一方面是出風頭，一方面也是要顯出來給燕西看看。可是情人的眼光，是沒有定準的，愛情濃厚的時候，情人就無處不美。愛情淡薄的時候，美人就無處不平常。本來燕西已經是對秀珠視爲平常了，加上前幾天兩人又吵過一頓，燕西對於秀珠，越發是對之無足輕重。這時燕西既然是招待員，秀珠總也算是客，兩個人就不談往常的交情，燕西也就應該前去招待。可是秀珠一進來，看見燕西在這裏，故意當着沒有看見，和別的來賓打招呼，以爲燕西必然借着招待的資格，前來招待。不料燕西就像



沒有看見一般，並不關照。那些男女來賓紛紛上樓，有的坐在一旁談話，有的兩三個人站在一處說笑，有的便在西邊屋裏喝汽水。燕西也就隨着衆人，一塊兒上樓，他一眼就看見從前借電影雜誌的邱惜珍女士。他穿着淡紅色的西裝，剪的短髮上，束着小珠辮，玲瓏剔透，常是臉上露出兩個小笑窩兒。這時他正站在一盆最大的芍藥花邊，把臉湊上芍藥花，去嗅花那種的香氣。燕西走上前去，輕輕的在後面叫道：密斯邱。邱惜珍回頭一看，笑着點頭叫了一聲七爺。燕西笑道：我排行第七，是依着男女兄弟一塊兒算的，知道的人很少。密斯邱怎樣也知道？惜珍笑道：我是常到你府上來的，所以很知道你府上的情形，你以為這事很奇怪嗎？燕西道：並不是什麼奇怪，正以密斯邱知道舍下的事，不是平常的朋友呢。惜珍笑道：像我這樣的人，只好算是平常的朋



第 八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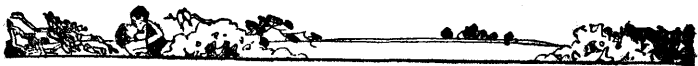
友罷了。燕西笑道：這是客氣話。惜珍道：惟其是平常的朋友，才會說客氣話啦。他二人站在這裏說話，決計沒有關心其他的事。可憐那個白秀珠小姐，今天正懷着一肚子神祕前來，打算用一番手腕，與燕西講和。和是沒有講好，眼看自己的愛人，和一個女朋友站在這裏有談有笑，只氣得渾身發顫。心裏就像吃了什麼苦藥一般，祇覺一陣一陣的酸，直翻到嗓子邊下來。便叫伺候的聽差，倒了一盃咖啡，坐在一邊，慢慢的喝。但是這樓上有二三十位男女來賓，大家紛紛擾擾，擁在一處，都是笑容滿面，誰知道在座有個失意的人？一會兒工夫，那邊的俄國人正在調提琴的絃子。大家一聽這種聲音，知道快要奏樂了，便紛紛去尋跳舞的伴侶。當時燕西也就笑着對惜珍道：密斯邱的舞蹈，一定是很好的了。惜珍笑道：初學呢，那裏能說個好字？燕西道：密斯邱有舞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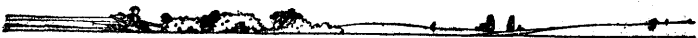
伴沒有？惜珍道：我不很大會。燕西道：密斯邱能夠和我合舞嗎？惜珍眼皮一撩，對燕西望了一眼，兩隻露出來的白胳膊，交叉一紐，聳肩一笑，說道：舞得太不好呀。燕西道：你舞得不好，我更舞得不好，何妨兩個不好，同在一處舞一舞呢？說時，平台外的音樂，已經奏將起來。不知不覺的，邱惜珍已經伸出手來，和燕西握着，身子略微湊上前一步，頭却離着燕西肩膀不遠。於是燕西一手將惜珍環抱着，便合着拍子，在人堆裏跳舞起來了。這裏面的男女賓，不會跳舞的，佔最少數，所以只剩了幾個人，在西邊屋子裏，喝咖啡吃點心。其餘十八隊男女，就花團錦簇的，互相廝摟擁抱，穿過來，蹺過去，圍繞在一堆。這邊幾個未參加跳舞的，白秀珠也在內，他坐在一邊，無法遏止他胸頭的怒氣，只是喝汽水。眼見燕西和邱惜珍一同跳舞，這個是滿面春風，那個是一團和氣，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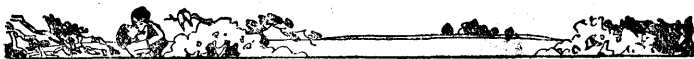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回

干涉是不能夠，不干涉是忍不住，只得眼不見爲淨，一扭身子下樓去了。這時，吳佩芳也在人堆中和鳳舉一個朋友跳舞。冷眼看見燕西秀珠這種情形，也覺不妙。這時秀珠又滿臉怒容，下樓去了，恐怕要發生衝突，却屢次目視燕西，叫他不要舞了。燕西正在興頭上，那裏肯停住？正好音樂停止，大家罷舞，佩芳就趕快下樓找秀珠去。知道他一時不會走遠，一定找他表姐王玉芬去了。原來佩芳他們妯娌三個，玉芬是不會跳舞，慧厂又不喜歡這個，所以他們並沒有參與。佩芳一直追到玉芬屋裏，只見秀珠果然坐在那裏，只是眼圈兒紅紅的，似乎受了極大的委屈。佩芳道：也不知道密斯白，怎樣到這裏來了？我特意來找你呢。秀珠道：那裏的人太多，怪膩的，我到這裏來和玉芬姐談談話。佩芳笑道：你不要冤我了，你是個最喜歡熱鬧的人，那裏會怕煩膩，不要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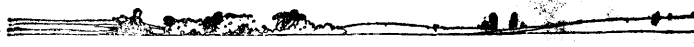


嫌我主人招待不週吧？玉芬將嘴一撇道：兩小口兒，鬧上蹩扭好幾天了，你不知道嗎？佩芳何嘗不曉得，裝着模糊的樣子，問道：真的嗎？我是一點兒不知道，我看老七倒是笑容滿面的在那裏跳舞，不像生了氣。玉芬道：他和誰在跳舞？佩芳道：那個邱小姐。玉芬將手一撒，說道：那還說什麼呢？今天也是一個主人，自己的好朋友來了，不但不睬，而且偏要和一個生朋友去跳舞，這不是誠心搗亂嗎？叫人家面子上，怎樣擱的下來呀？玉芬不說猶可，這樣說了幾句，引起秀珠一團心事，鼻子連聳幾下，不覺就伏在小茶几上哭將起來。佩芳埋怨玉芬道：全是你沒話找話，引起人家傷心。玉芬笑道：人家十分的受了委屈了，好話也不讓我和他說兩句嗎？佩芳便走上前捉着秀珠的胳膊說道：嘿！這大的丫頭，別小孩子似的了。扶起他的頭臉，就拿自己的手絹，給他去擦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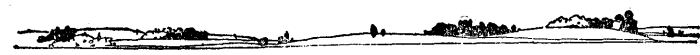
第 八 回

淚。秀珠把頭一偏，將手一推道：「不要鬧。」佩芳笑道：「啣！這小姐兒，倒和我撒嬌呢。得了，和我吃糖罷。」秀珠聽了這話，把兩隻胳膊伏在棹上，額角枕着胳膊，不肯抬頭。玉芬道：「還哭呢，也看主人的面子呀。」佩芳道：「瞎說，人家在笑，你說他哭。不信的話，我扶起來，給你看看。」說著，就用手來扶珠秀的頭。秀珠低着頭，死也不肯抬起來。佩芳道：「你不抬起腦袋來，我咯吱你了。」秀珠聽到一聲說咯吱，兩隻胳膊一夾，往旁邊一閃，格格的笑個不住。鼓着嘴道：「你們都欺侮我。」玉芬道：「怎麼着？都欺侮你，我也欺侮了你嗎？」我也來咯吱你。佩芳扯着他的手道：「別在這裏鬧了，走罷，大家就要入席了。」秀珠身不由主的，和他出了房門。秀珠道：「你別拉，我就是了。」佩芳一放手，秀珠又走進房去。佩芳道：「咦！怎麼着，你還有氣嗎？」秀珠將兩手一搓，又對臉上一拂。佩芳道：「哦！我倒是沒留意，便一路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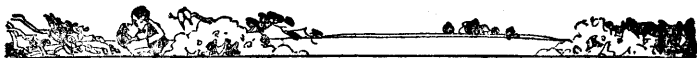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着秀珠對玉芬梳頭屋子裏來。先是對他在臉盆架上，給他放開冷熱水管子，然後讓他去洗臉。回頭秀珠對着梳妝鏡子，敷上了一層粉，又找小梳子，梳了一梳頭髮。都停妥了，站在兩面穿衣鏡中間，從頭到腳，看了一看，再看鏡子裏復影的後身。佩芳道：行了行了，走罷，於是挽着秀珠的手，一路又到大客廳裏來。這個時候，樓上奏著西樂，又在舉行第三次的跳舞。那些穿着中國衣服的太太小姐們，還不過艷麗而已。惟有幾個穿西裝的，上身僅僅一層薄紗，護着胸脯和背脊一大截白肉，露在外面。下身穿着稀薄的長桶絲襪，也露着肉紅。只有中間一層，是荷葉皺的裙子遮住了。所有那些加入跳舞的男子，覺得中國的女子，穿着短衣，下面裙子太長，舞的時候，減少下半部的姿態，穿着長衣，舞開蹈步，比較便當些，但是腰支現不出原形，失了曲線美。所以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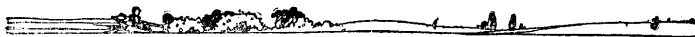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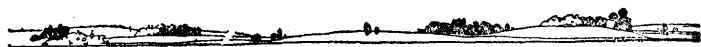
第 八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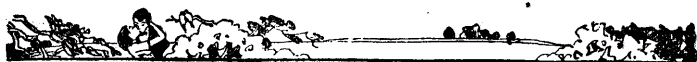
都主張和西裝的女子跳舞。一來是抱腰的手，可以撫摩着對方凝酥堆雪的肌膚，二來又可以靠近賞鑒肉體美。就是不能與西裝女子跳舞的，他的目光，也是不轉睛的，射在人身上。惜珍既然穿的是西裝，人又漂亮，因之燕西和他合舞了一回，又合舞第二回。秀珠走上樓來，看見他二人，還在一處，依舊是生氣。這時正有兩個人，站在那裏等舞伴。他們都是鳳舉的同事。一個是黃必發，和了姨太太同來。他的姨太太，正在和別人合舞呢。一個夏綠遊，他却是一個人。黃必發迎着佩芳笑道：密昔斯金，能和我合舞嗎？佩芳道：可以。黃必發和佩芳說話，不免對秀珠望了一眼。佩芳覺得不能讓人呆站在一邊，便和秀珠介紹給黃夏二人，然後就和黃必發去跳舞。夏綠遊便對秀珠微微一鞠躬，笑着問道：密斯白肯和我跳舞嗎？秀珠的本意，原不願意和生人跳舞。但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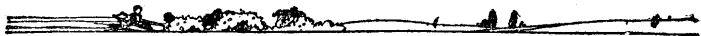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肚子裏實在有氣，心想你既然當我的面，和別人跳舞，我也就當你的面，和別人跳舞。於是一口答應下來道：可以的。也就擁抱着，加入跳舞隊裏去了。燕西在一邊看見，心裏暗笑。想道：你以為這樣就對我報復了，可以讓我生氣。其實我才不管你的行動哩。這次跳舞完了，大家就下樓入席。一雙一雙的男女，夾雜坐着。燕西恰好又是和邱惜珍坐在並肩，這樣大的席面，自然是各找着附近的人說話。所以燕西和惜珍，也是談得最密切。鳳舉夫婦，在座抬頭一看，見萬花叢中，珠光寶氣，圍成一團。列席的來賓，不分男女，都是笑嘻嘻地，真是滿室生春。這對主人翁主人婆，也就十分高興。在場的人，多少都是黏着一些洋氣的，所以席上就有人站立起來，高高的舉着一玻璃孟子酒，說道：我們喝這一盃酒，恭祝一對主人翁的健康。大家不約而同的，站了起來，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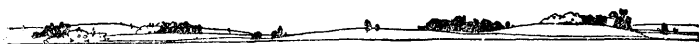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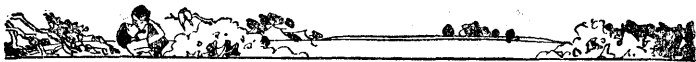
共乾了一盃。主人翁家裏，有的是酒，大家就拚命的喝。女客有個一兩盃，已經是面紅耳赤，大半就算了。男客不然，極不濟事的，也喝三四盃葡萄酒。其餘喝香檳的，喝白蘭地的，喝威士忌的，各盡其興。俗言說：酒蓋三分羞。大家一喝忘了，男女互相牽着所愛的人，在芍藥花下，談笑取樂。燕西挽着惜珍的手，先在芍藥花台上的石板上，坐着談了一會。便道：密斯邱，你要看電影雜誌，我那裏又寄來了許多，這幾期，更有精彩，很多電影明星的相片在上面。惜珍很歡喜的道：好極了，我正要再和你借着看呢。燕西道：那末，請到我書房裏去坐坐。於是在前引導，和惜珍一路走到書房裏去。惜珍一歪身倒在沙發椅上，順手檢起一小本書，當着扇子，在胸前扇了幾扇。眼睛望燕西笑道：酒喝多了，心裏發燥呢。燕西順便也在沙發椅上坐下，說道：密斯邱，你的酒量不壞，今天





這多人，不能好好的喝，我打算明天請密斯邱到德國飯店去喝兩盃，不知道肯賞光不肯賞光？惜珍笑道：何必老遠的跑到德國飯店去？燕西道：那裏的人，比較齊整些，不像北京飯店那樣亂。惜珍笑道：不是那樣說，我以為到處可以喝酒，何必是大菜館呢？燕西道：你看那裏好呢？惜珍道：你一定要請我喝酒，那是什麼意思？燕西道：我想借個地方，痛痛快快的談一談。惜珍道：談話就非喝酒不可嗎？燕西笑道：喝了酒，容易說真的話呢。惜珍道：那也不見得吧？現在我們都喝了酒，都說的是真話嗎？燕西笑道：呵！鬧了半天，你還以為我說的都是假話呢。惜珍本來借電影雜誌的，談了半天，竟把正題目丟開，說些不相干的笑話，越談越有趣。惜珍偶然抬頭一看牆上掛的小金鐘，不覺已是十一點多，笑道：我們是幾點鐘來的。燕西道：大概六七點鐘吧？惜珍道：好！足夠





第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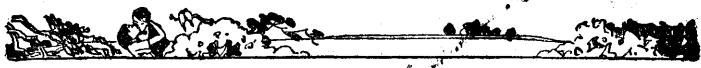
半夜的工夫了。過天再會，我要回去了。燕西道：還早呢，坐坐罷，坐坐罷。惜珍站起來，扶着椅子背一隻腳站着，一隻腳用皮鞋尖點着地，似乎沉吟着什麼似的什麼似的。燕西又說道：還早呢，坐坐，坐坐。惜珍沒法子只好又坐下來。約摸又談了十來分鐘，惜珍再說道：時候實在不早，我要走了。燕西挽留不住，便按鈴叫聽差來，開着自己的汽車，將惜珍送回家去。這晚上，燕西就在家裏住着，沒有到落花胡同去。次日早上起來，燕西只吃了一些點心，便出門到落花胡同去，先進冷家的大門，一進門，就見清秋穿了一身新衣服，從裏面出來。他穿着蔥綠的長衫，和白緞子繡綠花的平底兩截鞋。越發顯着皮膚粉雕玉琢。另外還有一件事，是燕西所詫異的，就是他的衣服之外，却掛了一串珠圈，那珠子雖不很大，也有豌豆大一粒。他的價值，恐怕要值二千元上下。忽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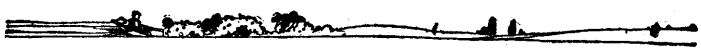
之間，和清秋點了一個頭，各自走開。他一到屋子裏，坐下來一想，這很奇怪。他那有這些個錢，買這一掛珠子？若說是家裏的積蓄品，也未見得過了一會兒，蹀到冷家院子裏來，假裝看樹上的棗花。冷太太在簾子裏看見，便喊道：金先生，請到裏面坐。燕西一面掀簾子，一面走進來，說道：伯母在家裏嗎？我以為和冷小姐一路出去了哩。冷太太笑道：他是有一個同學結婚，賀喜去了。這些花花世界，都是你們年青人去的地方，那有我們老太太的分？清秋他早就發愁呢。說是沒有衣服，不好意思去。多謝金先生兩次破費，他衣服有了，鞋襪也有了，所以今天心滿意足去了。燕西笑道：我進門來，正碰着你們小姐，原來是賀結婚去了。本來呢，年輕的人，誰不好個熱鬧，就像昨日下午家兄請客，來的男男女女全是青年人，我又新學了一個乖，原來現在雖不時興首飾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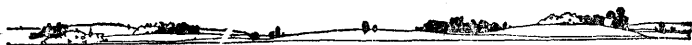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回

可是鑽石和珠子這兩樣東西，倒是小姐太太們不可少的。冷太太道：正是如此呀，我家清秋，爲這個就是到處設法呢。燕西道：要說買珠子，我倒有個地方可以介紹。有一家烏斯洋行，他的東西很真實，價錢也很公道。冷太太道：金先生是我們緊隔壁的街坊，舍下的事，有什麼還不知道。別說沒有錢，就是有了錢，也不能買這樣貴重的東西給小孩子。燕西一想，他既然這樣說，那一串珠子，不是假的，也就是借來的。借來的呢，那倒罷了。若是假的，被人識破了，豈不是太沒意思？沉吟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到有些地方去，大家都有，僅僅是一兩個人沒有，那也很不合適的。以後冷小姐要用這些東西的話，只要冷太太對我說一聲，我立刻可以到家裏去拿。這些個東西，又不是綢緞衣服，給人戴着，拿回來也不會短什麼。我家裏嫂嫂姐妹們，他們就是這樣通融，互相轉借。





的。冷太太道：我們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地方去，要這些東西的時候很少。將來真是要用的話，自然少不了和金先生去借。燕西說話時，看見壁上貼了一張小紙條子，記着地點和日期，大概是怕什麼事忘了，特意寫着貼出來，好讓記着的。那字寫得極是秀媚。燕西道：這字寫得很好，是冷小姐寫的嗎？冷太太道：是的。據他舅舅說，沒有筆力呢，那裏好得起來？燕西道：這是靈飛經，最是好看。看起來，沒有筆力，但是一點也不能討便宜，不是工夫深，是寫不好的。冷太太笑道：這是金先生誇獎，像他們當學生的，寫得出什麼好字？燕西道：真話，並不是奉承，我的脾氣，向來就不肯奉承呢。我明天拿一把扇子來，請冷小姐替我寫一寫。冷太太道：金先生有的是會寫會畫的朋友，那要他給你寫？燕西道：朋友是多，可是寫這種簪花格小楷的朋友，可真沒有。回頭我叫人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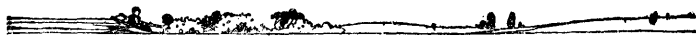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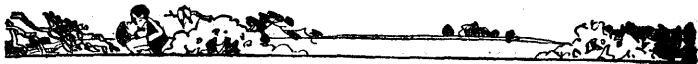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八 回

扇子送過來，就請冷太太替我轉請一聲。冷太太笑道：金先生真是不嫌他髒了扇子，拿來就得了，還用得上請嗎？反正這兩天他也在和人寫金剛經，多寫一把扇子，還值什麼？燕西笑着一拍大腿，站了起來道：哦！我說什麼呢？不是好字，人家是不會請着抄經的。宣紙的闊幅白手摺，寫上這樣清秀的小楷字，那實在是好看，難怪有人請呢。冷太太道：這也是他一個老教員，好研究佛學，叫他寫一部蓮華經。說是在暑假裏，可以寫完這一部經。寫經的時候，自然不熱，比在西山避暑還涼快呢。清秋一高興就答應了。後來一翻書，厚厚的兩大本，他連忙送回去了。昨日那教員又勸了一頓，說是寫經真有好處，若是能關起門來寫經，什麼除病除災，積功德的話，那涉於迷信，不敢冤青年人。可是真能慢慢寫經，帶着研究這裏面的意思，一定可以省些煩惱。他被人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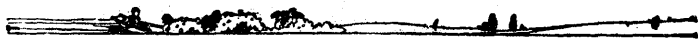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就把這部字少的金剛經帶回來了。燕西道：本來這個經，既要寫得好，又要沒有錯字，非是細心的人，那是辦不了的。明天冷小姐寫完了，我還要瞻仰瞻仰呢。冷太太笑道：金先生這樣一說，那就把他抬高。他有這樣好的字，那我也不發愁，可以指望他賣字來養我了。二人談了一會，燕西起身回去，就把書櫥格下的扇子，翻了出來。摺扇倒有十幾柄，上面都是有字有畫的，不能合用。只有一柄湘妃竹骨子的，一面畫着張致和水趣圖，一面是空白。燕西想，這畫太清淡了，不是定情之物。但是急忙之中，又找不到第二把。心想，管他呢，拿去寫就是了。誰耐煩還等着買去。當時燕西拿着扇子，又親自送到冷家去。冷太太雖覺得這人性子太急，但是也就收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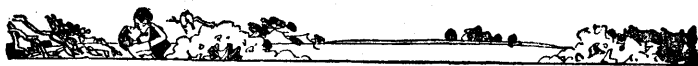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回

第九回 題扇通情別號誇高雅 修書祝壽隆儀慰寂寥

他這樣性急，冷太太心裏好笑。到了晚上九點鐘，清秋回來了，臉上帶着兩個淺淺的紅暈。冷太太道：你又喝酒了嗎？清秋道：沒喝酒。冷太太伸手替他理着鬢髮，用手背貼着清秋的臉道：你還說沒喝酒，臉上紅得都發了熱，覺得燙手呢。你不信，自己摸摸看。說時，握着清秋一隻手提了起來，也讓他把手背去試了一試臉上。然後笑問道：怎麼樣？你自己不覺得臉上已經再發燒嗎？清秋笑道：這是因爲天氣熱，臉上發燥哩，那裏是喝醉了酒。清秋走進房去，一面脫衣服，一面照鏡子。自己對鏡子裏的影子一看，可不是臉上有些紅暈嗎？將衣服穿好，然後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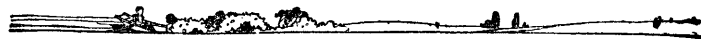


來對冷太太道：那裏是熱？在那新房裏發燥呢。冷太太道：在新房裏會發什麼燥？清秋撇着嘴道：這些男學生，真不是個東西，胡鬧得了不得。冷太太笑道：鬧新房的事，那總是有。那只有娘兒們，可以夾在裏面瞧個熱鬧。姑娘小姐們，就應該走遠些，誰教你們在那兒呢？清秋道：那裏是在新房呀？在禮堂上他們就鬧起，一些人的眼睛，全望着我們幾個人。到了新房裏，越發是裝瘋。冷太太笑道：你們當女學生的，不是不怕人家看嗎？怎樣又怕起來了？清秋道：怕是不怕人。可是他們一雙眼睛，釘子似的，釘在別人身上，多難為情呀。冷太太道：後天新人不是另外要請請你們幾位要好的朋友嗎？你去不去呢？清秋道：我聽到說，也請了男客，我不去了。古先生拿來的金剛經，只抄了幾頁，就扔下了，他若要問我起來，我把什麼交給人？我要把三四天不出門，把他抄起來。



回 九 第

冷太太道：你說起抄經，我倒想起一樁事。金燕西拿了一把很好的扇子來，叫你給他寫呢。清秋道：媽也是的，什麼事肚子內也攔不住。我會寫幾個字，何必要告訴人。冷太太道：那裏是我告訴他的，是他看見這牆上的字條，談起來的。他還說了呢，說是我們要用什麼首飾，可以和他去借。清秋道：他這句話，分明是賣弄他有家私，帶着他瞧我們不起。冷太太笑道：你這話可冤枉了人家。我看他倒是和靄可親的，向來沒有在我面前，說過他家裏一句有錢的話。清秋道：他拿一把什麼扇子給我寫？冷太太便到屋子裏，將那柄湘妃竹扇子拿出來。清秋打開一看，見那邊畫的水趣圖，一片蒹葭，兩三點漁村，是用墨綠畫的，淡遠得神，近處是一叢深蘆，藏着半截漁舟。清秋笑道：這畫實在好，我非常的高興，明天託舅舅問問他看，畫這扇面的人，是不是他的朋友？若是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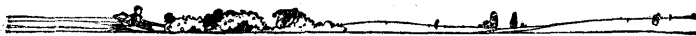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朋友，託那人照樣也替我們畫一張。冷太太道：你還沒有替人家寫，倒先要人家送你畫。清秋道：我自然先替他寫好，明天送扇子還他的時候，再和他說這話呢。次日清秋起了一個早，將扇子寫好，便交給了宋潤卿，讓宋潤卿送了過去。宋潤卿走到那邊，只見燕西床上，深綠的珍珠羅帳子，四圍放下。帳子底下，擺着一雙鞋，大概是沒有起來呢。桌子上面，擺了一大桌請客帖子，已經填了日期和地點，就是本月十五，燕西在這裏請客。請帖的一旁，壓着一張客的名單，自己偷眼從頭看到尾，竟沒有自己的名字在內。心裏想着，這很奇怪，我是和他天天見面的人，他又在我家隔壁請客，怎樣會把我的名字漏了？於是把棹上烟盒裏的雪茄，取出一根，擦了火柴來吸着，接上咳嗽了兩聲。燕西在床上一翻身，見他坐在棹子邊，本想不理。後來一看他手上捏着一柄



回 九 第

摺扇，正是自己那柄湘妃竹子的，大概是清秋已經寫上字了。連忙掀開帳子，走下床來，說道：好早，宋先生幾時來的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宋潤卿道：我們都是起慣了早的，這個時候，已經作了不少的事了。這一把扇子，也是今天早上寫好的，金先生你看怎麼樣？筆力弱的很吧？燕西拿扇子來一看，果然寫好了。蠅頭小楷，寫着蘇東坡的遊赤壁賦，和那面的水趣圖，正好相合。燕西看了，先贊幾聲好。再看後面，並沒有落上款，只是下款寫着雙修閣主學書。燕西道：這個別號，很是大方，比那些風花雪月的字眼，莊重得多。宋潤卿道：年紀輕輕的女孩子，稱什麼樓主閣主，未免可笑。前兩天，他巴巴的用了一張虎皮紙，寫着雙修閣三個字，貼在房門上，我就好笑。後來據他說，是一個研究佛學的老教員，教他這樣的呢。燕西道：冷小姐還會寫大字嗎？我明天也要拿一張紙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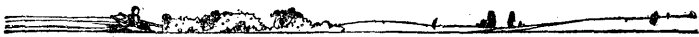
請他和我寫一張。宋潤卿道：他那個大字罷了。若是金先生有什麼應酬的東西，兄弟倒可以效勞。他這樣一說，燕西倒不好說什麼。恰好金榮已送上洗臉水來，自去洗臉漱口。宋潤卿見他沒有下文，也就不好意思，伏在棹子上，翻弄鋪下的兩本書。燕西想起桌上的請帖，便道：宋先生，過兩天，我請你陪客。宋潤卿笑道：老爺請的多是上等人物，我怎樣攀交得上？燕西道：太客氣了。而且我請的，也多半是文墨之士，決不是政界中活動的人物。實不相瞞，我原是爲組織詩社，才在外面，這樣大事鋪張。可是自從搬到這裏來，許多俗事牽扯住了，至今也沒開過一次會。前兩天家父問起來，逼着我要把這詩社的成績交出來。你想，我把什麼來搪塞呢？我只得說，詩稿都拿着印書局去了。下次社課，做了就拿來。爲着求他老人家相信起見，而且請他老人家，出了兩個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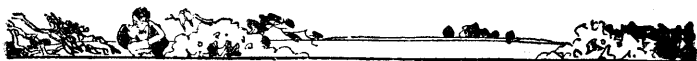


回 九 第

目。這次請客，所以定了午晚兩席。上午是商議組織詩社的章程，吃過午飯，就實行做詩。要說到做詩，這又是個難題目，七絕五絕，我還勉強能湊合兩句。這七律是要對四句的，我簡直不能下手。宋潤卿連忙搶着說道：這不成問題，我可以和金先生擬上兩首，請你自己改正。只要記在肚子裏，那日抄出來就是了。燕西道：那樣就好，題目我也忘了，回頭我抄出來，就請宋先生先替我做兩首。說着對宋潤卿一抱拳，笑着說道：我還另外有酬謝。宋潤卿道：好玩罷了，這算什麼呢。不過我倒另外有一件小事要求。燕西道：除非實在辦不到的，此外總可以幫忙，怎麼說起要求二個字來？宋潤卿笑道：其實也不干我的事，就是這把扇子上的畫，有人實在愛他。諒這個畫畫的人，必是你的好友，所以叫我来轉請你，替他畫一張小中堂。燕西道：咳？你早又不說，你早說了，這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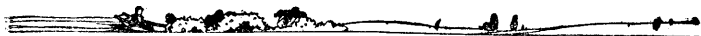


扇子，不必寫字，讓冷小姐留下就是了。宋潤卿道：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況且你那上面，已經落有上下款，怎樣可以送人呢？燕西道：不成問題，我決可以辦到，三天之內，我就送過去。宋潤卿道：這也不是什麼等着要的東西，遲兩天也沒有什麼關係。燕西道：不要緊，這個會畫的，是家父一個祕書，立刻要，立刻就有，三天的限期，已經是很客氣了。燕西的脾氣，就是這樣，說作就作，立時打電話，去找那個會畫的俞子文。那俞子文接了少主人的電話，說是要畫，答應不迭。趕了一個夜工，次日上午，就把畫送給燕西。因為燕西吩咐了的，留着上下款不必填，所以連圖章也沒有蓋上一顆。燕西却另外找了一個會寫字的，填了上下款，上款題的是雙修閣主人清玩，下款落的，燕然居士敬贈。因為裱褙是來不及了，配了一架玻璃框子，次日就叫聽差送過去。這一幅畫，是燕



回 九 第

西特囑的，俞子文越發畫的雲水蒼茫，煙波縹緲，非常的精妙，清秋一看，很是歡喜。就是那上下款，倒也落落大方，但是這燕然居士四個字，分明是燕西的別號，把人家畫的畫，他來落款，不是誠心掠美嗎？好在這是小事，倒也沒有注意。這日下午，他因為宋潤卿不在家，他那間半作書房半作客廳的屋，清靜一點，便拿了白摺，在那裏抄寫金剛經。約摸抄了一個鐘頭，只聽門簾子拍嗒一響，抬頭看時，却是燕西進來了。清秋放下筆，連忙站起來。燕西點了一個頭問道：宋先生不在家嗎？說畢，回身就要走。清秋笑道：請坐一坐。燕西道：不要在這裏耽誤冷小姐的功課。清秋笑道：是什麼功課呢，替人抄幾篇經書罷了。便隔着窗戶對外面喊道：韓媽，請太太來，金先生來了。燕西原是男女交際場中混慣了的，對於女子，很少什麼避嫌的事。惟有對於清秋這種不新不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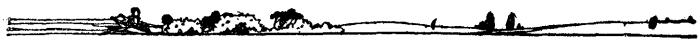


的女子，持着不即不離的態度，實在難應付。本來說了兩句話，就要走的，現在清秋請他母親出來陪客，這又是挽留的樣子，便索興坐下來。冷太太適好在裏面屋子裏有事，這一會兒，還沒有出來，暫時由清秋陪着。一時找不到說話，清秋先說道：多謝金先生送我那一張畫。燕西道：這很不值什麼，冷小姐若是還要這種畫，十幅八幅，我都可以辦到。清秋笑道：行了，那裏要這些個。這種小房子，要了許多畫，到那裏擺去。燕西一面說話，一面用眼睛看着棹上抄的經卷。說道：冷小姐的小楷，實在是好，雖然蒙冷小姐的大筆，給我寫了一把扇子，可惜不能裱糊掛起來，冷小姐閑了，請你隨便寫幾個字。清秋道：我向來就沒敢替人寫什麼東西，這次因為家母說，金先生是熟人，寫壞了，也可以原諒的，所以才勉強瞎塌了幾個字，真要裱糊起來，當陳設品，那是笑話了。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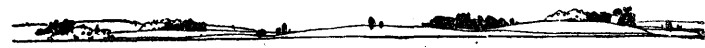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回

時，他側着身向着燕西，把右手拇指食指，依次撫弄着左手五個指頭。眼睛望着那白裏透紅的手指甲，却不向燕西正視。他身上穿的是一件半新舊白色印藍花的薄紗長衫，既乾淨，又伶俐。燕西想到那裏有這樣兩句詩，淡淡衣衫楚楚腰，無言相對已魂銷。現在看將起來，果然不錯。可惜邱惜珍比他開通，沒有他這樣溫柔。他比邱惜珍可憐可愛，又不很開通，要和他在一處跳舞，那是絕對沒有這種希望的。清秋見燕西坐在那裏發楞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先咳嗽了兩聲，回頭又喊着韓媽道：韓媽，你也來倒茶呀。燕西笑道：無須乎客氣了。我是一天不來三趟，也來兩趟，幾乎和自己家裏差不多了。要是客氣，還客氣不了許多哩。清秋笑道：還有我們那位舅舅，一天也不知道到先生那邊去多少次哩。燕西道：惟其如此，所以彼此才不用得客氣呀。清秋淡笑了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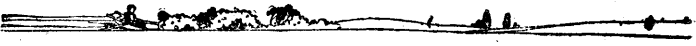
笑，好像承認他這句話似的。接上無話可說，他又去低頭撫弄着手指頭。燕西道：冷小姐，在上一個多月，到萬壽山去過一回嗎？清秋隨口答道：是的，去過一回。這句話說完，忽然想道：我到萬壽山去過一回，你怎樣知道？於是對燕西臉上看了一眼，好像很疑惑似的。燕西會意，笑道：那天，我也去逛的。看見貴校許多同學，坐着一大羣車子，在大路上走。冷小姐，你不是坐着第三輛車子嗎？清秋一想，怪呀，那個時候，你並不認得我，怎樣知道是我呢？不過這話不好說出來，便道：哦！那天金先生也去逛的。接上笑道：金先生倒是好記心，還記得很清楚。燕西道：這一次遊覽，我覺得很是有趣的，所以還記得呢。清秋仔細一想，是了，那天在大路上，有一個時髦少年，帶着幾個僕人，騎着老馬在車前車後的走，大概就是他了。清秋這樣想着，由此更推測到燕西近來的舉動，覺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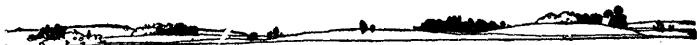
回 九 第

得他是處處有意的。抬眼皮一看他穿着一件白秋羅的長衫，梳着一個溜光的西式分頭，不愧是個風流俊俏人物，在這個當兒，竟好好的臉上會發起熱來，儘管的低下頭去。燕西又覺得無話可說了，站到棹子邊來，看那寫的金剛經，先是說了一陣好，然後又說道：冷小姐你寫的這部經，送給我，好嗎？清秋道：金先生也好佛學嗎？燕西笑道：這是迷信的事，我們青年人，學這個作什麼，那不是消磨自己的志氣？清秋道：我也是這樣想，這是老媽媽幹的事，我們那裏幹得來這個？可是我們有個老教員，老是說好，再三再四的教我寫一部經，我可真不願寫呢。金先生既不學佛，要抄經作什麼？燕西笑道：實在寫得太好了，我想要了去，裱糊起來掛在書房裏呢。不過我這人未免得隴望蜀，剛是請你寫了一把扇子，這會子又要這部經，太不知足了。清秋還沒有回話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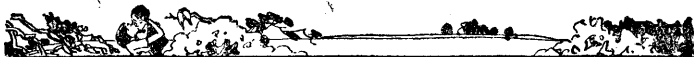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忽然後面有人說道：清秋，你就把那個送金先生罷，你再抄一本得了，這值什麼呢？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冷太太進來了。燕西道：冷伯母你瞧，我又來胡鬧了。您說要全部的，那太費事了，隨便給我一張兩張就成。清秋道：那樣也不成一個格式呀。真是金先生要的話，我仔仔細細的寫一個小條幅奉送罷。燕西笑道：那就更好了，正是我不好出口的話哩。冷太太道：這值什麼呢，將來放了暑假，就寫個十張八張，也有的是功夫呀。他所以說出這樣的話，正因為燕西送來的東西太多了，老是愁着沒有什麼回報人家，現在人家既願要一張字，正可藉此了心願。清秋個人，也是這樣想，而且他更要推進一層，以為看他那種情形，對於我是十分欽慕的，不然，要是出於隨便的話，為什麼送我一次東西又送一次東西，我老是這樣收着，心裏也有些不過意。現在他既要拿字







回 九 第

去裱糊，恐怕在字的好壞問題以外，還存有別的意思，關於這一層，我且不問他，只要我辦得到，這一點小人情，落得依允的。他這樣想着，所以當日下午，他親自到街上去，買了一幅絹子，工工正正的將庾信那篇春賦，一字不遺寫了一個橫條。後面落着款燕然居士雅正，雙修閣主。某年月日午晴，讀庾子山春賦既已，楷書於棗花簾底，茶熟香沉之畔。寫完之後，照樣的也配了一個玻璃鏡架子，送給燕西。這庾信的春賦，本來也很清麗的，加上清秋這種簪花格的字，真是二難并了。絹子原來極薄，清秋在那下面，托了一幅大紅綾子，隔着玻璃，映將出來，正是飛霞斷紅色，非常好看。燕西得着，非常的歡喜。他的歡喜，並不在這一張字上，心想他從來未見清秋，對他有這樣懇切的表示。據這樣看來，他對於我，是不能說絕對沒有意思的。在這個時候，應該私自寫一



封信給他，表示謝意，一面說些欽慕的話，然後看他怎樣答覆，信怕落了痕跡，最好是寄給他一首詩。可惜自己的詩，做得要不得，只好從寫信入手了。咳！不要談到寫信，自己幾乎有半個月沒有動筆了。再說像烏二小姐密斯邱，那只要用鋼筆蘸紅墨水，用上好的西式信箋，隨便寫幾句白話都成了。對於他若是用這種手腕，那是不合宜的。前幾天對於這件事，本也籌劃了一番，將風情尺牘，香豔尺牘，買了好幾部，仔細查了一查。可是好看的文字雖多，全篇能合用的，簡直沒有，要說尋章摘句，弄成一篇吧？那些文字，十句倒有八句是典故，究竟能用不能用，自己又沒有把握，實在也不敢動手，因此躊躇了半天，還不會決定辦法。後來一想，長日如年，反正也沒有什麼事，慢慢的湊合一篇試試看。這樣想着，將房門簾子垂下，將幾部尺牘書和一部詞源，一齊攤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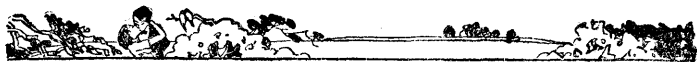


回 九 第

桌上，先把要用的句子，抄着湊成一篇草稿，然後把自己不十分明瞭的句子，在詞源上一句一句，把他找出娘家來，由上午找到上燈時候，居然沒有出門，伺候的幾個聽差，未免大加詫異。心想從來也沒有看過我們七爺這樣用功的，莫非他金氏門中，快要轉運了。大家走他門口過來過去，也是悄悄然的，不是燕西按鈴，不敢進去。燕西在裏面，做起來，也不過如此，只是前後查了幾十回詞源，把腦袋都查暈了。伸了一個懶腰，道了一聲哎喲，人才舒服些，然後站起身來，走到院子外來，吸吸新鮮空氣，信足所之，不由得走得冷家大門這邊來。只見一個老媽子捧着兩個扁紙盒子進去。這大門邊，早由燕西那邊的電燈，牽了線過來，安上電燈了。在燈光之下，看見那紙盒子上面，貼着一張紅紙剪的壽字。燕西一看，忽然心裏一動，心想他家是誰過生日，送這樣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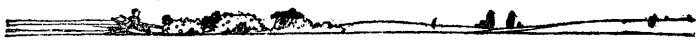


壽禮。便在門口站了一會，等那送禮的人出來。不多一會，果然出來了，却是韓媽隨在後面，出來關門。燕西笑道：「這個送禮的人，多麼晚啦。他說這句話，原是指着天氣晚了，韓媽却誤會了意思。」笑道：「就因為這樣，才等不及明日，就送來了。」燕西道：「送禮的是誰？」韓媽道：「是梅家小姐，還是新娘子啦。」燕西道：「是你們小姐的同學吧？」韓媽道：「您怎樣知道？」燕西道：「不是沒有兩天，你小姐還去吃過喜酒的嗎？」韓媽道：「對了，他和我們小姐最好不過，不是作新娘子，也許明天親自來哩。」燕西道：「明天是冷小姐的生日，你該有麵吃了。」韓媽笑道：「金少爺，我們小姐明天生日，你怎樣知道？」燕西道：「我早就知道了，是你們舅老爺告訴我的呢。我的禮物，是要到過生日的那天，才送去的。」韓媽道：「你可別多禮。原是我們太太，怕讓你知道，又要您費事，所以才瞞着。你要一多禮，我們太太，又



第九回

要說是我嘴不穩，說出來的了。燕西道：你的嘴還不穩嗎？不是我說出來了，你一輩子也不肯認賬哩。說畢，笑着回家去了。他得了這一個消息，真是如逢救苦救難的觀世音，把圍解了，這一下子，要寫信，不愁沒有題目可找了。自己想了一想，既然是人家的生日，總要送他一樣最合宜的東西才好。據我想，他現在最羨慕的，恐怕要算珍珠項圈，我明天起個早，就到烏司洋行去買一串送他。我還存着有兩千塊錢，拚了一千五六百塊錢，買一串上中等的送他。不過這樣的重禮，人家不會生出疑心來，不肯收嗎？大概不會吧，等他不收，我再退回洋行去，也不要緊，好在是老主顧，不成問題。無論如何，他也不過覺着禮重些罷了，還能說我不是嗎？主意想定，就是這樣辦。再一查那風情尺牘，剛好有賀女子生日，和送珍珠的兩篇，兩篇湊在一處就是一篇很合適的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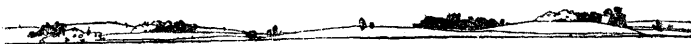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了。到了這時，白天用的那番工夫，總算是白白費，順手一把將草稿捏在手裏，就是一頓搓，把他搓成一個紙團兒，扔在字紙簍裏。於是重新攤開香豔尺牘和風情尺牘來，把撰的那兩篇揣摩了一會，一個去了前半段，一個去了後半段。稍微添改幾個字，倒也可用，如是便先行錄起草稿來。那信是：

清秋女士雅鑒：一簾瑞氣，青鳥傳來。知仙桃垂熟之期，值玉樹花開之會。恍然昨夕燈花，今朝鵲喜，不爲無故。女士錦慧華年，芝蘭慧質，故是明月前身，青年不老。燕嘗瞻清範，倍切心儀，今夕何夕，能毋申祝？則有廉州微物，泉底餘珍，嘗自家藏，未獲愛者。今謹效贈劍之忱，籍作南山之頌，敢云邀憐掌上，比之寒光，取其記事，使有所託耳。馳書申賀，遙祝福慧無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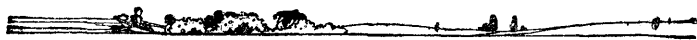
金燕西頓首。





第 九 回

自己看了又看，覺得還可以，信裏南山之頌，在書信裏本是藉作投桃之報。這是曉得的，平常信上，都有這句話，不是賀壽用的。因此參照尺牘上別一段來改了。能毋申祝，接則有兩個字，就是兩篇一半，合攏的地方，覺得十分恰合，天衣無縫。自己看了一遍，又念了一遍，很是得意，便拿了信紙，寫將出來。燕西鬧了半夜，將信寫完，次日早上，便坐着汽車，到烏司洋行，買了一串珠圈回來。不說別的，就是盛珠子的那盒子，也就格外漂亮，盒子是長方形的，乃是墨綠色的天鵝絨，糊成外表，週圍用水鑽嵌著花邊。盒子裏面是紫色緞子，白色的珠子，放在上面非常的好看。而且盒子裏面早攔上了香精，將盒子蓋打開，撲面一陣香氣。燕西買了非常滿意。立時吩咐金榮，暗暗的把韓媽叫了來。先在抽屜裏，掏了兩塊錢，交給他道：這個是給你的，你收下罷。韓媽右手伸





着巴掌，將錢接住。左手搔着兩眼的癢，笑道：「不！金少爺！又花您的錢。」燕西道：「你收下罷。我既然給你，就不收回來的。」韓媽將身子蹲了一蹲，笑着說道：「謝謝您啦。」燕西先將那個盒子，交給他道：「這個東西你交給太太，你說今天小姐生日，我來不及買什麼東西，就只來了一掛珠子。這是外國洋行裏，再三讓來的，不能退回，請你太太千萬收下。」韓媽逐句答應着。是。燕西又在身上掏一封信來，把臉格外裝着沉重些，說道：「這一封信，是給你家大小姐拜壽的，請你交在他手裏。」韓媽答應是。然後又道了謝，回身要走，燕西又把他叫回來，含着笑說道：「這個信，你不要當着你太太的面拿出來。」韓媽也笑着說知道。他拿了這珠圈回家，就送給冷太太看，說是金少爺送我們小姐的壽禮。這是人家特意買的，我們自然是要收下來的。冷太太將那盒子拿過來，就知道是一件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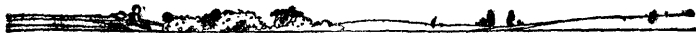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回 九 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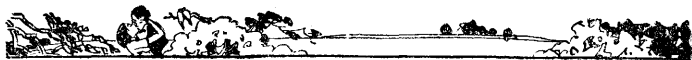
重東西，等到盒子打開一看，只見裏面是一串珠子，不覺失聲叫了一聲哎喲！便問道：這是那金少爺交給你的嗎？韓媽道：是的。冷太太道：那我們怎能受人家這樣重的大禮，那非退回去不可。韓媽道：人家既然送來了，我還能退回去，不是掃了人家的面子嗎？我可不管送。冷太太道：你說話也不知道輕重。你猜猜，這珠子要值多少錢？韓媽道：值多少錢呢，還能夠貴似金子嗎？也不過幾十塊錢罷了。冷太太道：幾十塊錢？十個幾十塊錢，也不止呢。韓媽道：值那末些錢？冷太太道：可不是，我們和人家有什麼交情，能受那重的禮嗎？你這就替我送回去罷。韓媽一想，自己先接了人家兩塊錢，若是送回去，差事沒有辦到，第二回就沒有指望了。便說道：這個東西太貴重，我不敢拿，若是一失手摔在地下砸了，折老骨頭也賠不起呢。他們正在這裏說話，清秋走了出來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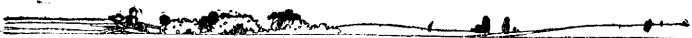
冷太太順手將盒子遞給他，說道：你看送我們這樣重的大禮，這還得了！得！清秋將盒子接過來，看見是一串珠子，也是心裏一跳。他用兩個指頭，將珠子捏了起來，先掛在手腕上看看。回頭又掛在脖子上，把鏡子照了一照。便對冷太太道：這掛珠子真好，恐怕比梅小姐的那一掛，還要好些。冷太太道：當然好些，這是在洋行裏挑了來的哩。清秋將珠子取下，緩緩的放在盒子裏，手托着盒子，又看了一看，冷太太見他愛不忍釋，看在他過生日的這一天，不忍掃他的興，沒有說收下，也沒有說退還，便由清秋將那個天鵝絨盒子，放在枕頭棹上。當這個時候，韓媽跟着清秋進來，緩緩的將那信，擱在盒子邊。說道：金少爺送這東西來的時候，還有一封信呢。清秋聽了這話，心裏又是一跳。心想，他和我一牆之隔，常常可以見面，要寫什麼信？便道：哦！還有封信嗎？讓我看。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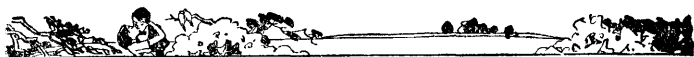


回 九 第

着，從從容容，將信折開，拿着信從頭一看，兩手一揚道：沒有什麼，不過是說叫我們把東西收下呢，你把信給太太看了嗎？韓媽道：沒有。清秋道：你不要告訴他罷，他是這個脾氣，越叫他收下，他越是不收下的。這掛珠子，我是很愛，捨不得退還人家呢。韓媽道：是呀，我也是這麼想，大貴的東西，我們沒有錢買。人家送我們，我們就收下罷。清秋等韓媽走了，關上房門，睡在床上，避到帳子裏，把那信從衣袋裏掏出來，從新看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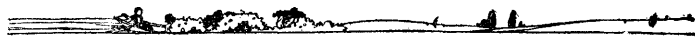
此  
页  
空  
白



第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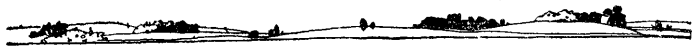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回 一隊詩人解詩兼頌禱 半天韻事鬥韻極酸麻

古詩上說得好，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兩性間的吸引，也是往往不期然而然的，會發動起來。在這最初期的一個關頭，擺脫開了，就擺脫開了。擺脫不開呢，那末，二期三期，以至成熟，就要慢慢的挨着來。清秋本是個聰明女子，什麼不曉得？現在有一個豪華英俊的少年，老是在眼前轉來轉去，這自然不免引起情素。他起初只聽說燕西會作詩，半信半疑，現在看他這一封信，竟是一個文學有根底的人，倒出於意料之外。他將信看完，便塞在枕頭下，被褥最下的一層，只聽外面他母親說道：人家不曉得那就算了，人家既曉得了，就應該送幾碗麵過去。清秋





聽說開門出來道：那是當然要送的。但是人家送我們這重的禮，我們請人家吃碗麵，就算還禮嗎？冷太太聽他的口音，竟是要把珠子收下來了，笑道：憑我們回什麼禮，也不能和人家禮物相等啦。清秋道：不是那樣說，我覺得自己家裏煮幾碗麵，送到那邊，俗的了不得，反而顯得小氣，他們家裏有的是廚子，什麼麵也會煮，把我們這樣的麵送給人家用，豈不讓人家笑話？冷太太道：你這話說得也是，依你的意思，要怎麼樣呢？清秋笑着說：媽！我在西洋烹飪法裏，學會了做一樣點心，叫玫瑰蛋糕，叫媽媽去和我買些東西來，我做一回試試看。做得了，送人家一些，我們自己也吃一些。冷太太道：怪不得你上次帶了那些洋鉛的傢具回家，原來是作鷄蛋糕吃的。我說你準能做得好嗎？清秋道：做不好，就不送給人家，那還有什麼不成？冷太太總是愛着這一個獨生





第十回

的姑娘，就拿了錢出來，叫韓觀久替他去買去。清秋也很是高興，繫了一條白色的圍裙，親自到廚房裏去做這玫瑰蛋糕。人在高興的時候，什麼事也辦得好。兩三個鐘頭，他已蒸得了許多。這蛋糕是淡黃色，上面却鋪了青紅橙皮，葡萄乾，香蕉瓢，一些又軟又香的料子。而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卻是玫瑰糖精。因此這蛋糕，倒是香甜可口。清秋挑了兩格好的，趁着熱氣，用個瓷盤子盛了，就叫韓媽送到燕西那邊去。恰好燕西在家，他一見韓媽送東西來，正要探聽那一封信的消息。連忙說道：多謝多謝，看這個樣子，熱氣騰騰的，是自己家裏做的呢。順手一摸，又掏出一塊錢來賞韓媽。韓媽道：今天已經花了您一回錢了，怎樣又花您的錢，真不敢接。燕西道：你儘管拿着。要不，第二回，我就不敢煩你做事了。韓媽見他如此說，道了一聲謝謝，只得把錢收下。燕西道：這是你



家太太做的嗎？韓媽道：不是我家小姐做的。您嘗嘗看，好吃嗎？燕西聽說是清秋做的，便道：好吃好吃。韓媽心裏好笑，然後問道：我那一封信……韓媽道：我送給小姐了。燕西道：他看了嗎？韓媽道：看了。燕西道：你看見他看信了嗎？韓媽道：我看見他看信的。燕西這才用手擻了一塊玫瑰蛋糕，放在嘴邊慢慢的咀嚼。笑着問道：他說了什麼呢？韓媽道：他沒有說什麼。他看信的時候，我也就走開了。燕西道：他不能一句話都沒有說，總說了兩句吧？韓媽道：他說是說了一句，他問我給太太看了沒有？我說沒有。他就說，別告訴太太。這幾句話，說得燕西心花怒放，便道：你很會辦事。我還要託託你，你順便的時候，可問他一聲，有信回覆我沒有？若是有信的話，你可以一直送到我屋裏來。我那些聽差要問你，你就說是我叫你來的。韓媽因為燕西待他好，他以為是應該報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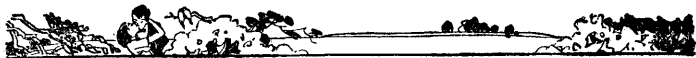


人家的。燕西怎樣說，他就怎樣答應。因為金榮進來，他才走了。金榮問道：七爺，我們明天請客，酒席是家裏廚子做呢，還是到館子裏去叫呢？燕西道：就是家裏廚子做吧，說一聲就得了，省得費事。金榮答應着去了，因此一問，燕西想起作詩來了，把他父親出的題目，拿了出來，攤着看看，研究怎樣的下手。那題目是春雨七律一首，芍藥七絕，不拘首數，登西山絕頂放歌，七古一首，燕西一想，除了芍藥的七絕，自己還有些把握外，其餘一概不知怎樣下手？這沒有法子，只好請教宋潤卿了。當時就把宋潤卿請來把題目給他看，問他是做那個題目。宋潤卿道：要做幾個題目，才算完卷哩？燕西道：做兩個題目就算完卷了。那七絕，我是選定了。現在就是想着在這首七古和七律裏面，究竟是選那一首好？宋潤卿道：就是春雨罷。七古這種詩，才力氣，三缺一不可，若是做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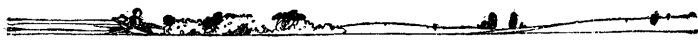
欠妥，詩社裏無所謂，恐怕呈給令尊看，不能放過去。燕西道：很好，那末，就請宋先生替我做首七律罷。宋潤卿道：好，讓我回家去做，做好了，晚上送來。燕西道：還有七絕呢？宋潤卿道：這個也要我做嗎？他原是順口反問這樣一句，燕西聽了，就覺得未免過重一點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宋潤卿見燕西說不出所以來，自己也覺得這話重了。便道：我對於七絕，向來是做不好的。不過我也可以擬幾首，回頭請燕西兄來刪改，到了晚上，和那首七律，我一并送過來就是了。燕西聽了，自然歡喜。到了次日所請做詩的客，都緩緩來了，到的共是十位，那是鄒肇文，謝紹巖，楊慎已，沈從衆，韓清獨，孔學尼，孟繼祖，馮有量，錢能守，趙守一各先生。燕西出來招待，都請他們在客廳裏坐下。其中孟孔錢趙，是四位少爺，其餘都是參簽士之流。鄒肇文先拱一拱手，對燕西說道：七爺興趣很好，





第十回

弄起詩社來了。這裏許多人就是我不成。不用說，七爺的詩，那要首屈一指了。燕西笑道：我能做什麼，不過跟着諸位後面學一學罷了。謝紹巖打了一個哈哈，然後說道：這是笑話了。七爺跟着我們學詩嗎？謙遜太過，謙遜太過。這一回是七爺值課，這題目當然是由七爺酌定的。我想七爺一定擬好了。燕西道：擬是擬好了，不過還請大家決定。孔學尼道：是什麼題目？燕西兄先說出來聽聽。燕西道：這題目也不是我擬的，因為我把立詩社的話，告訴了家嚴，家嚴很是歡喜，就代出了三個題目。鄒肇文手一拍道：怎麼着！是金總理出的題目，這一定很有意思，讓我來想想，他老人家要出那一類的題目？說着昂起頭來，望着天想了一想。謝紹巖道：據我想，或者切點世事，如秋感之類。鄒肇文道：不對，金總理有一番愛國愛民的苦心，這樣的題目，他會留着自己做的。但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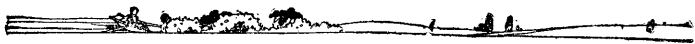


他老人家高興，會出這一類的題目，也未可知。說時，燕西已經把宣紙印花箋抄的題目十幾張，分散給在座的人。鄒肇文念道：春雨七律一首，芍藥七絕，不拘若干首，登西山絕頂放歌。鄒肇文又是將手一拍，說道：我說怎麼樣，他老人家的題目，一定是重於陶冶性情一方面的。那楊慎已年紀大些，長了一些鬍子，笑道：這春雨的題目，金總理是有意思的！必須學張船山梅花之詠，王漁陽秋柳之詞，那才能發揮盡致，他老人家叫我們做一首，我們能做的，不妨多做幾首，至於這芍藥呢？哼……說着，又將鬍子摸了一摸道：這個應該作個十首八首，方才合適。至少也要像李太白的清平調一般，做個三絕。要說到這七古，恐怕在座諸位，才調有餘，魄力或不足。我是選定了，先做這個。燕西心裏討厭道：我原不打算請這個老東西的。無奈父親說，他是一個老手，要請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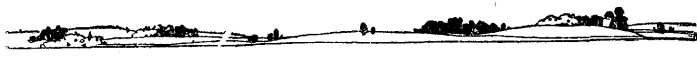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回

加入。你看，他還沒有做，先把在座的人批評一頓，這樣老氣橫秋的樣子，我實在看不入眼。便說道：請諸位先吃一些點心，一會兒，我還要介紹一位詩家和諸君見面呢。大家聽說是吃點心，都停止了議論，站起身來。客廳隔壁，一列兩間廂房，已經擺好棹椅。大家少不得有一番讓坐。趁此時間，燕西已經把宋潤卿也請來了。燕西將在座的人，一一和他介紹。那楊慎已飄了他一眼，心想所謂詩家，莫非就是他？我看穿得這樣寒塵，就不是一個會做詩的人。大家坐定，便端上菜和麵來。大家一面吃麵，一面談話，非常熱鬧。吃過點心之後，燕西引導着衆人，進了書房，就讓他們開始去做詩。楊慎已先說道：燕西兄，我們這詩社，今日成立的第一天，以後當然要根據今日做去，要不要先議個章程？謝紹巖道：這個提議，我先贊成。不過這三個題目的詩，要做起來，恐怕很費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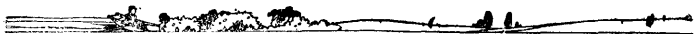
事。不如我們先做詩，把詩做完了，大家有的是富餘的工夫，然後再議章程，就很從容了，那怕議到晚上十二點鐘去呢。楊慎己道：諸位覺得做詩很難，很耽誤時候，那末先做詩，後議章程也好。說時，摸着鬍子笑了一笑。說道：依我而論，有兩個鐘頭作詩，儘夠了。做完了詩，又議章程，恐怕不到吃晚飯諸事都完了。那鄒肇文生怕大家依了楊慎己的提議，先就拿着那張題目給燕西看，指着芍藥兩個字，說道：我先做這個。今天是燕西兄的主人，我們應該聽燕西兄的號令，燕西兄，你看要不要限韻？燕西道：不限韻吧？若是限了韻，大家有許多好句子，都要受束縛，寫不出來，豈不可惜？鄒肇文道：極對，我就是這樣想。那孔學尼是個近視眼，將題目紙對着眼睛上，由上往下，由下往上的移動着，看了一遍，對燕西說道：好久沒有做七古了，不知道成不成？孟繼祖道：要就發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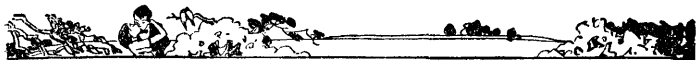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回

揮意思上說，還是應大吹大擂一番。楊慎己知道他二位，是兩個闊少爺。便道：孔孟二兄是有心胸的人，所以說的話，正和愚見相同。我們三個人，各作一篇罷。他們在這裏發議論，燕西早督率着聽差，擺上十幾份位子。每位子上，一個白銅墨盒，一枝精選羊毫，一疊仿古信箋。此外一處一份杯碟，斟滿了上等的碧螺春茶。又是兩枝雪茄，一盒金龍煙捲，這都是助文思的，佈置已畢，各人入位，立刻把滿屋囂張的空氣，就安靜下去了。但是大聲已息，小聲又漸漸震動起來。那聲音囂囂的，就像黃昏時候，屋裏的蚊子鼓舞起來了一般。仔細聽那聲音，有念清明時節雨紛紛的。有念名花傾國兩相歡的。燕西的稿子，本來是胸有成竹，他一點也不用得忙，反而抽着煙捲，冷眼去看在座的人搜索枯腸，只見座十幾顆腦袋，東幌西蕩，正自上勁。那韓清獨坐的位子，正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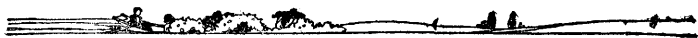
楊慎己的前一排。他兩隻腳在棹子下面，拚命的抖着文，上面也就搖動起來。把楊慎己棹上一杯茶，震動得起了波浪，直往杯子外跑，楊慎己有些忍不住了，便道：清獨兄，你的大作得了嗎？韓清獨抽出一方小手絹，去揩頭上的汗，說道：得了一半，我念給你聽。楊慎己道：不用得，回頭做完了，大家瞧罷。你把椅子移上前一點，好不好？韓清獨道：怎麼樣？擋住了光線嗎？楊慎己不便說明，只得說是，韓清獨將椅子移了一移，依舊又是搖擺起來。楊慎己再忍不住了，便道：清獨兄，你別搖啊。韓清獨正爲着那首七絕，末了一句接不起來，極力的搖擺着身軀，在那裏構思。聽見楊慎己說別搖，隨口答道：二蕭裏面，沒有再好的字了，不用搖字，用什麼字呢？大家聽說都笑了起來。韓清獨莫明其妙，不知道大家爲什麼大笑，倒楞住了。不過這樣一來，大家都有戒心，不敢放肆着





第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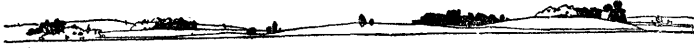
擺文了。前後約摸有兩個多鐘頭，果然算楊慎己的才思敏捷，他的詩先做起來了一首七律，隨後孔學尼馮有量趙守一，也各得了一首。達到三個鐘頭的時候，十停之中，有八停都得了。於是燕西吩咐聽差，叫他上點心。每人席上是一碗鷄汁湯，一葷一糖，兩個大一品飽子。鄒肇文見點心來了，首先一個拿着包子就吃。不料使勁太猛，一口咬下去，水晶糖稀，望外就是一標。這糖餡是滾熱的，流在手上，又黏又燙，他急得將包子一扔，正扔在楊慎己的席上，把人家幾張信箋，全黏上了糖稀，黏成了一片。楊慎己翻着兩隻大眼睛對鄒肇文望着，鄒肇文大大的沒趣，只得把自己的面前一疊信箋，送了過去。燕西生怕爲着這樣的小事鬧了起來，很是不雅。拿着一張詩稿，念了一句：昨宵今早尙紛紛。問道：這是那位的大著。謝紹巖正在喝鷄汁湯，骨都一口吞下，連忙



站起來，向前一鑽，說道：這是兄弟做的那首春雨七律呢。大家聽說，便湊上前來看。那詩是：

昨宵今早尚紛紛，半灑庭蕪半入雲。  
萬樹桃花霞自濕，千枝楊柳霧難分。  
農家喜也禾能活，旅客驚兮路太葦。  
自是有人能變理，太平氣象樂欣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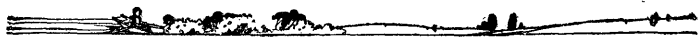
楊慎已看了，先點了一點頭道：紹巖和我共事稍久，他這個意思，我是能解的。第一二句，自然由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脫胎得來。若以爲是把清明時節雨紛紛一句改的，那就不對。但是寫得好，你看他用尚紛紛三個字，已經形容春雨連綿了，加上庭蕪和雲，簡直寫得春雨滿城哩。謝紹巖見慎已和他把詩註釋起來，非常高興，手上拿着一面白紙摺扇，摺將起來，頂着下頰，含着笑容，站立一旁。楊慎已





第十回

又道：這項聯，不必疑了，無非是形容雨中之景，而暗暗之中，自有雨在那裏了。腹聯農家喜也未能活，旅客驚兮路太葷。是運事上七律規矩，是這樣的。三四句寫景，五六句運事，若是三四句運事呢，五六句就寫景。不過道路太葷的葷字，押韻好像牽強一點。謝紹巖道：楊先生說得自有理，但是這句詩，是含有深意的。俗言道：春雨滑如油，滿街都是油，豈不太葷？楊慎已點了一點頭道：也說得過去。至於末句這歸到頌揚金總理，很對，今之總理，昔之宰相也。宰相有變理陰陽之能，所以他那兩句說，自是有人能變理，言而不露，善頌善禱之至。大家看他說得這樣天花亂墜，真也就不敢批評不是。其次由燕西拿出一張稿子來，說道：這是楊先生的大作。謝紹巖要答覆人家一番頌揚的好處。於是接着念道：





登西山絕頂放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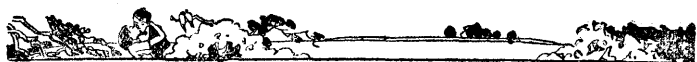
西直門外三十里，一帶青山連雲起。上有寺觀庵廟與花園，更有西洋之樓躲。在松林裏，流水潺潺下山來，山上花香流水去。我聞流水香，含笑上山崗。

謝紹巖笑道：韻轉得自然，這樣入題，有李太白夢遊五老之妙。接上念道：

一步一級入雲去，直到山巔觀八方。近看瓜地與桑田，一片綠色界破大道長。遠看北京十三門，萬家宮闕在中央。至此萬物在足下，仙乎仙乎我心良。我雖非吳牛，喘氣何茫茫？我雖非冀馬，空羣小北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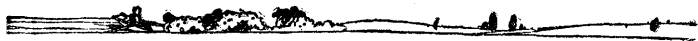
那韓清獨先被楊慎已說了兩句，餘憤未平，這時聽到他詩裏有牛





第十回

馬兩個字，不覺冷笑一聲。楊慎己見他背着兩隻手，眼睛斜望着，大有藐視之意。心裏發燥，臉上就紅將起來。說道：我看韓先生微微一笑，有不屑教誨之意，清獨兄以爲然否？韓清獨裝着笑容道：楊先生這話，可言重了。不過我也有一點意思，這我雖非吳牛四句，楊先生豈不太謙了？楊慎己自負爲老前輩，居然有人在大庭廣衆之下，批評他的詩不好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他把藍紡綢長衫的袖子一捲，兩手向上舉，閉着眼睛，對天念道：鵬飛萬里，燕雀豈能知其志哉？吾聞之：孔子弟子有冉牛，不以名牛爲恥也。兩晉天子，覆姓司馬，何辱於其人？太史公尙曰：牛馬走，莊子亦曰：呼我爲馬者，應之以爲馬。呼我爲牛者，應之以爲牛。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我敢不自儕於牛馬乎？謝紹巖見楊慎己大發雷霆，恐怕他們真鬧起意見來。連忙笑道：兩賢豈相厄哉？在楊老先生



固然是發揮所學。但是在清獨兄，也不過盡他攻錯之誼，都算沒有壞意。別嚷，還是讓我一口氣把這詩念完罷。於是又念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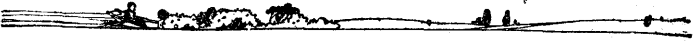
君不見夫子登泰山，眼底已把天下小？  
又不見雄心勃勃秦始皇，  
也曾尋仙蓬萊島？  
我來上山不是偷梨棗，亦非背着葫蘆尋藥草。  
我非今之衛生家，更不是來爲空氣好。  
人人都說不能合時宜，不  
合時宜我有一肚皮。  
情願走到西山頂，大聲疾呼吐我胸中疑。  
夕陽下山，歸去來兮。

謝紹巖一口氣念完，楊慎己在一邊顛頭搖腦，漸漸把胸中不平之氣，也會減少。便對大家問道：我覺得我很用了一番工夫。諸位以爲如何？大家先是見他怒氣勃勃，誰還敢說不好的字樣，都道：很好很好。這裏面有一位沈從衆先生，稿子還沒有做完，正伏在棹子上推敲字句。

聽到大家說好，他自不便默然，也在那裏說道：好好。別人見了，以爲他自己贊許自己的稿子呢。那孔學尼道：沈先生的大作，慢慢的推敲，一定有好的句子作出來，我們要先覩爲快了。於是大家都擁到沈從衆位上來，將他的稿子拿了去看。沈從衆道：我的詩還沒有改好呢，諸位等一等吧？孔學尼道：我們看了再斟酌罷，這是七律，又是詠春雨的呢。便念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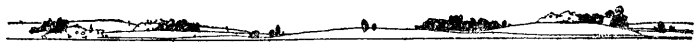
近來日日念黃梅，念得牙酸霧未開。何處生風無綠柳？誰家有院不青苔？昨夜驚心聞賊至，今朝搔首鬥詩來。但得郊外春色好，驅車不厭幾多回。

孔學尼在這裏念，那孟繼祖背着兩手，也在他後面念。他是舌辨之徒，最歡喜挑眼的。剛才因爲楊慎己在那裏，怯他三分老牌子，不敢說





什麼。現在換了一個好好先生的孔學尼在這裏念，他的嘴就忍住了。說道：詩自然不惡，不過來韻一聯，却是有些杜撰。沈從衆本來是個近視眼，眼睛上睡着銅錢大的小托力克眼鏡。這時，那副眼鏡，因低得太久，且又是搖擺不定的，所以一直墜將下來，落到鼻子尖上。他一會兒忙詩，忘了眼鏡。這時要看人，才記將起來，用兩個指頭，把眼鏡一送，直靠着眼睛。然後昂着臉對孟繼祖一望，笑道：說此話者，豈非孟少爺乎？閣下生長於富貴之家，那裏知道民間故事，須知道這陰雨天，是賊的出產之日。古人不云乎？偷風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昨宵雨夜，寒家雖爲物無多，恰好部裏發薪之後，怎樣不驚賊之將至呢？孟繼祖道：這雖然言之成理，究竟和春雨二字，不大相干。沈從衆道：剛才楊慎己先生不己言之乎？七律規矩，三四句寫景，五六句就敘事，我正是這樣做法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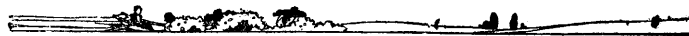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第十回

孟繼祖道：那末，起句日日念黃梅，是不是用黃梅時節家家雨那個典？沈從衆道：對的。孟繼祖道：那就不對了。黃梅是四五月的事，題目却是春雨，那不是文不對題嗎？那楊慎已和沈從衆是同事，沈從衆附和着他，自己覺得有面子，便道：先一看，好像不是切題，其實我們要當注意那個念字。念者，未來之事，心中有所懷之也。所以下面連忙接着就說：何處無柳，誰家不苔，不言春雨，而春雨自見。這叫羚羊掛角，無跡可尋。這其中的馮有量是個少年大肉胖子，爲了幾個芍藥花的典，搬不出來，急得頭上的汗，像黃豆一般大，只管望下落。他站起來道：諸位別先討論，我有個問題，要提出來研究。就是這七絕詩，兩首能不能算完卷？燕西見他手上拿着聽差剛打的手巾把子，捏着一團，只望額頭上去揩汗，這個樣子大概是逼不出來了。便先道：當然可以。我們原是消遣，



何必限多少呢？於是走上前，就把他的詩稿子接了過來，看了一看。那孟繼祖知道馮有量的詩，是跟楊慎已學的，他要實行報復主義，就高聲念道：

人人都愛牡丹花，芍藥之花也不差。昨日公園看芍藥，  
枝枝開得大如瓜。

這首詩念完，所有在座的人，都不覺哈哈大笑。馮有量他臉色也不會變，站在大衆堆裏說道：這麻韻裏的字，很不好押，諸位看如何？給我改正改正罷。孟繼祖極力的忍住笑，說道：這一首詩所以能引得皆大歡喜，就在於詩韻響亮。我再念第二首詩給諸位聽。於是又高聲念道：

油油綠葉去扶持，白白紅紅萬萬枝，何物對他能譬得，美人臉上點胭脂。

孟繼祖道：馮先生這一譬，真譬得不壞，芍藥花那種又紅又白的樣子，真是美人臉上點了胭脂一般。說着臉向着楊慎己一笑道：閣下和馮君，是常在一處研究的。我想楊君的七絕，也是這樣一類的作風。這話要是別人說了，楊慎己一定要反唇相譏。現在孟繼祖是個總長的兒子。和孟總長多少要講究聯絡一點，當然不能得罪他的兒子。只得笑道：孟世兄，總是這樣舌鋒銳不可當。馮有量也走上前，拉着他的手道：老弟台，你這種不批評的批評，真教人夠受的了。你明明說我兩句，那處好那處不好，那才是以文會友的道理。這樣一說，孟繼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。燕西道：繼祖兄他就是這樣歡喜開玩笑。其實有量兄這詩的意思，就很新鮮。楊慎己道：燕西兄這句話，極是公正。不過我們也很願看看繼祖兄的大作如何？孟繼祖他也正要賣弄他的才調，說道：雖



然作的不好，我倒很願意公開出來，大家指正。於是抽出他的詩稿，交給楊慎已，讓他去看。楊慎已就念道：

陰雲黯黯忽油然，潤遍農家八畝田。河北兩隄芳草地，江南二月杏花天。踏青節裏飛成陣，布穀聲中細似烟。屈指逢庚何日是，石磯西畔理漁船。

楊慎已還沒有批評呢。孔學尼先就說道：這真不愧是亞聖後人。你看他一提筆，就用了孟子上兩句典。說到這裏，用兩個指頭，在空中畫着圈，口裏念道：河北兩隄芳草地，江南二月杏花天。接上搖着頭道：繼祖繼祖，你這一顆心，也許是玲瓏剔透的東西吧？何以你形容春雨之妙，一至如此。我就常說：七律詩是工整之外，還要十分活潑，令人捉摸不定。像你這天韻，完全是王漁洋家數，真是符合此旨的呀。楊慎已





第十回

念了這一首詩，本來也覺得字面上好看一點。但是自己總不輸這口氣，正要吹毛求疵，找他一點壞處。第一，用經書的典作詩，這是不合的。第二杏花春雨江南，本是老句。完全用來，嫌他太便宜了。但是這兩點，孔學尼先就說好，真不好駁他。那沈從衆他見孔學尼滿口說好，楊愼己也不說壞，認爲這詩一定很好，也拍着手道：好詩好詩，今天這一會，應該是孟兄奪魁的了。說着上前就是一揖，笑道：恭喜恭喜。孟繼祖剛才批評了沈從衆一頓，他都是這樣佩服，其餘的人是更不必談了。這時自己真是自負的了，不得在場的人，因爲他和孔學尼是總長的兒子，燕西是總理的兒子，大家早也就預備好了，這前三名，由他三人去分配。現在既是孟繼祖的詩好，大家就恭維一陣，鼓起掌來。

